

能明于五刑則豈可謂刑官乎人欲其遠久矣到今辭之亦已晚矣再辭乃止寧無譏乎

傳曰豈有冤抑益勉勿辭○上召對侍讀官沈逢源曰前者大

臣以日氣薰蒸請停經筵其保護 聖躬之意至矣然學問須當

及時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

之必無小間斷然後學問有呀熟矣但朝講太早自 上夙

興似若辰時則尚未晚而日氣亦不及熱也

辛卯 上御朝講侍讀官金鎧曰昨日召對時沈逢源啓以朝

講太早恐傷 聖體請御辰時 聖體時未壯盛保養之方不

可不盡然學問必於清晨百念未萌視聽安靜之時講之可矣

辰時太晚故敢啓○憲府啓曰咸鏡南道兵使池世芳時官者

告歸德源世芳馳姓省貪汚殘虐且以趨附為得計剝割軍卒

之因緣漢宗私獻玉盤始弊郡邑多有流亡不可使此人一日在職請罷答曰池世芳

罷職過重只適其職後累啓依允

史臣曰世芳嘗為咸鏡南道兵使造烏玉盤二十分賂于左

相李芑及清原右韓景祿世芳伐石椽玉動衆起民有同國
役既經列邑怨讟之狀不可形言到處貪暴類如此故既構
陷儒生欺罔天聽罪已大矣而尚不自悔益恣貪虐惟以
剝下媚上為已任民不堪其苦雖廢棄終身有不足惜而
上之牢拒至此於盛治豈不有累哉

○諫院啓曰咸鏡南道節度使池世芳本以貪鄙麤厲之人到處
貪虐累被重劾而濫齒宰相之列尚不感息改悔今又割剝橫
斂罔有忌憚一道軍卒嗷嗷怨讟將至逃散如此之人不可一
日在委寄之任請罷其職以懲其餘答曰與答憲府同後累啓依
允○日暈

壬辰忠清道清州癘疫熾殺死者七十五人

癸巳傳曰凡祀事當致精潔而守令等祭壇及祭器專不致意
云其下書于各道監司及開城留守令都事察而改之有不奉
行者重治之○初新生公主出寓于外其侍人訴于內曰有內
禁衛鄭謙者闖入門內傷打下人命刑曹推之至是上責其

輕照判書鄭士龍等待罪仍啓曰鄭謙固諱不服故自 上命以時推照律考諸律文則擅入皇城乃杖一百也若加等則擅入宮殿門乃杖六十徒一年半也然此非正律比律照之何如傳曰成羣作拿非止擅入而已 成廟朝有如此之事以杖一百徒三年照律云鄭謙為首則可照以此律也

史臣曰當初刑曹請推事干則曰無罪事干不必推之若推其事干則似可知其事狀而惟以下人之言為可信不復推其事干謙又忍杖不服而竟以謙為首以時推定罪雖以其正律罪之猶或有曖昧况以律外罪之乎近來人心頑詐有嫌於已則必捏辭以害人者滔滔皆是自 上亦嘗有慨然於此而惟知事干之為無罪不知鄭謙之為有冤 聖德之累未必不由於此而將來之弊有不可救者矣大抵人君用刑之道一於公而已瑣瑣姻婭如申秀溼者無君蔑法則曲加庇護捷捷翩翩謀欲害人者一以為信而雷霆之怒或加於未必有罪之人於王政何如也為士帥者亦當執法不撓

而曲意逢迎可謂盡其職乎

史臣曰公主所寓乃朴貞元家而貞元富商大賈連於內人前者屢犯重罪為法司所購捕逃躲獲免而猶不畏戰恃勢縱惡今以私嫌結縛鄭謙誣飾呈訴至加刑訊而該曹徒循貞元之請不為辨折使無罪者竟抱冤悶嗚呼今之時事不分曲直而只以勢之輕重賄之有無低昂其律可勝嘆哉

乙未 上御朝講○上召對○日暈

丙申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閔齊仁曰頃者倭人來時別定約條而今聞不依約條濫數多來必潛通京商買其禁物亦或至於生變是不可不慮也約條初定之時若不申飭後必難救請下諭邊將使一一照數何如傳曰倭人接待約條依所啓施行事言于禮曹○黃海監司狀啓本道飢荒賑救無策請給京還上戶曹以為京畿及都城方設賑濟場而有限之穀輸送未便傳曰早穀成熟之間本道之穀既不足若不分給則有乖救荒之意酌量移給可也○上御夕講○諫院啓曰禮曹正郎柳洙

素有物論出身之初徵索列郡以為營產之資隨其所賂多少
輒加毀譽不合郎官請遞荅曰如啓

丁酉 上御朝講

戊戌慶尚道金山開寧地震

己亥以鄭彥慤為弘文館直提學閔箕為司導寺僉正朴公亮
為議政府檢祥金鎧為司憲府持平朴永俊為兵曹佐郎姜士
安為藝文館待教尹俊為咸鏡南道兵使李芝為坡州牧使韓
承權為安邊府使李澤為穩城府使○忠清道瑞山地震聲如
雷慶尚道星州地震屋宇震動其聲如雷

辛丑傳曰今年旱氣太甚焦土赤地自今月下兩一朔將盡連
雨不霽害穀尤甚百計思之無以回天其別有可為之事乎遣
史官收議于大臣領議政尹仁鏡議久旱之極雨澤洽足庶有
西成之望一朔將盡淫霖不霽反害嘉穀憂悶何極入秋節後
開崇禮門還市肆例也然今水災至此姑還市開門以待天意
何如左議政李苞議旱災水災在天之事古固有不免者

此與石

災變天數之說同大臣導君之言果如是乎

者今傳教至是豈無災變為祥之理潛心學問洞徹是非修明政教慎簡賢愚此恐懼修省之端祈雨祈晴之本本領既舉未事在中今者淫雨不止依丁酉年例開門還市似為合宜如不開霽連綿旬日至於害穀則依禮文祈晴亦無妨右議政鄭順朋議旱極之餘淫雨不霽山野泛溢害穀亦甚臣等亦憂閤閉門還市等事乃是扶陰抑陽之意速令開門還市若猶連雨依舊例祈晴為當

史臣曰雨暘時若固不在於門之開閉市之遷否而三公之議眷眷以此為言可謂應天之得其道乎

傳曰依議得施行可也

壬寅軍資監判官尹齡上國朝寶鑑類抄二卷因進疏略曰臣嘗伏讀國朝寶鑑恭惟我列聖聖神相繼德冠百王智周萬物修德為治之要敬天動民之道聖謨之施於事業者聖情之見於言行者炳煥乎此書而凡設彌施令動靜云為皆後

世聖子神孫之所當模範者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自古繼體守文之賢主
莫不以奉若先王成憲為先務也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
君况臣曾忝百僚之末叨蒙先王之澤歲在甲辰冬乃失所
特跽伏幕廬雖在憂服之中愛君憂國之念未嘗忘于懷也朝
夕奠拜之餘伏閱全篇似乎混浩於人君機政之暇未易撮要
故忘其僭越剽取祖宗之謨訓貽法萬世者彙而輯之條貫
成編釐為上下二卷名之曰寶鑑類抄其條二十有八曰為治
之序也為學之本也勤經筵也敦孝友也興學校也明教化也
議禮樂也闡異端也敬大臣也開言路也求賢能也辨人材也
重守令也勸農桑也慎刑罰也省徭賦也崇敬畏也敬天災也
勤民瘼也慎鑑戒也崇儉約也戒逸欲也養世子也教戚屬也
使宦官也重邊將也嚴武備也馭夷狄也每條之中竊附臣愚
淺短之意雖若無足可取然隨事粗解以寓下誠此皆殿下
之家法而非臣之臆說也徵臣何幸三年禮闈之未久而獲復

從事於委吏 天恩罔極顧無涓埃之補故謹將纂輯之書以
俟時而獻焉伏望 殿下萬幾之餘清燕之間留神幸察如有
可採置諸座右朝夕觀覽二十八條之內觸類而伸之靡不皆
然凜然常若 列聖儼臨于上則必有惕然而自省惻然而不
忍者矣昔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而釋之者曰言必稱先王者
王之親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宋臣范祖禹亦曰欲法堯
舜先法仁祖臣之於 世宗 成廟獨惓惓焉詳且盡者是亦
周公祖禹之心也願 殿下專以 兩聖為法則三韓臣庶復
見雍熙之治於今日也命陞僉正以示嘉獎之意

癸卯忠清監司金益壽以列邑水災馳啓清州南門外川水漲
溢州內人家幾盡水沈石橋三十餘間破落民家十六區漂流
燕歧東津大坪水漲官舍幾盡漂沒報息人家漂流田畝覆沙
水無西成之望忠州川渠漲溢水邊田畝盡為覆沙道路變作
川壑人馬難通公州錦江水漲百川合流四面成江衝破官家
牧使判官僅得出避而公私家舍為水所沈至十六日官庫一

空滿目蕭然傳曰水害至此罔知攸措○檢詳朴公亮以三公
意啓曰兵曹參判崔演以冬至使將赴京演乃能文之人也且
有老母九月則又有會盟祭以親功臣得參者數少請帝傳曰
如啓○領中樞府事洪彥弼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議
政鄭順朋右贊成閔齊仁左參贊沈連源右參贊任權工曹判
書尹思翼刑曹判書鄭士龍戶曹判書鄭世虎禮曹判書尹
元衡工曹參判洪暹兵曹參判崔演刑曹參判南世健戶曹參
判申瑛禮曹參判金萬鈞禮曹參議朴世煦會賓廳 慈殿傳
曰近來國運多艱 兩大王賓天之後予參國事日夜憂懼近來

災異疊現水旱之災尤為切迫罔知攸措今者有何所為之事
而又欲加上尊號乎 貞熹王后事與今頓殊今不可為也彥

弼等啓曰臣等豈偶然計之非特我朝唐宋之時加上尊號亦
非一再而字數甚多故敢如是議定 慈殿答曰予豈可與古

聖后為比乎况 貞熹王后功德莫大固不可等論封大妃未
久又已加號今當天災疊現之日寢食猶為未安矧此加上事

決不可為也彥弼等再啓曰古禮及國朝之事臣等既已博考
反覆思之決不可不為加上也仍以尊號書啓于 上曰朝廷
之議已定故敢以此啓之 慈殿答曰近來災變疊現而水旱
之災尤為切迫民生之困悴亦莫甚於此時加上尊號乃慶事
也寢食猶未安况此慶事何敢安受乎當觀時勢而為之朝廷
雖云議定予意以為決不可為也非為謙辭在所不可為之時
故以實言之彥弼等三啓曰再三傳教果為至當遇災警懼舉
賀未安之意出於至誠然臣等亦豈偶然計之乎 王大妃殿
上尊號及 中宮冊封等禮亦有之而加上之禮非今時即行
乃在於秋深之日請勉從下情 慈殿答曰朝廷據古禮雖如
是極言之然今災變若是民生方困日夜憂慮如臨深履薄之
不暇而敢受其慶禮乎九月亦只隔數朔決不可為之 上傳
曰朝廷之意如是故予亦強請于 慈殿則答曰孝子之道以
安心為大詎可以未安之事強請乎以此固辭耳彥弼等四啓
曰此非今日始為之事古有其例凡大禮不可不預措請勉從

羣情仍回啓于 上曰 慈殿再三懇惻下教其遇災恐懼之

意朝廷亦豈不知然大禮不可廢也自古皆然不可獨廢於今

請轉達勉從古禮 彥弼顧謂三公曰 慈殿之教如是懇至其

如此而敢請以必行是禮者是防其善端姑停更啓當於他日災

異耳絕水害既去之後更議以啓何如尹仁鏡曰大禮不可廢

也牢拒不從彥弼再三顧議欲停更啓 慈殿答曰朝廷雖做

而因仁鏡李芑等不從不得已回啓 古禮反覆啓之然予素以不德逢天災若是其甚民生之困悴

亦甚初上則已矣加上大禮何敢安受 主上亦強請而反覆

計之當此遇災之時受其慶事極為未安故不得勉從待 主

上長成時亦和平修舉古禮亦或可為今則決不可為之 上

傳曰朝廷之意如是懇至故予亦將此意累達則 慈殿以未

安之禮不敢安然受之予亦為悶○夜南方北方乾方如火氣

甲辰全羅道御史閔荃以列邑民弊書啓傳曰並下該司議其

便否回啓可也且聞全羅道軍士等上番日迫爭涉深水而軍

裝糧橐盡數漂失赤手號泣於江邊者七十餘人云其言于兵

曹○以韓崱為承政院左承旨祭世英為右承旨丁應斗為左

副承旨李元祐為右副承旨周世鵬為同副承旨○京畿驪州慶尚道豐基兩霄義城兩霄大如鳥卵或如大豆暴風大起樹木摧折

乙巳政院啓曰谷城上供銀口魚卵因御史書啓為民弊命減矣但上供之物切蠲減似為未便傳曰於御膳不關而民弊則多其勿封進可也○以李夢亮為江原道觀察使曹光遠為咸鏡道觀察使鄭彥愨為弘文館副提學元繼儉為直提學鄭惟吉為司憲府執義鄭裕為司導寺副正朴公亮為議政府舍人姜偉為禮賓寺僉正朴承任為禮曹正郎趙璞為弘文館著作閔堯為藝文館待教鄭萬鍾為同知中樞府事李夢麟為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金魯為僉知中樞府事

丙午舍人朴公亮以三公意啓曰觀察使新除則教書節鉞親受而去而故守令有迎命等禮今曹光遠為咸鏡道監司而吏請除朝辭赴任無教書節鉞而赴任於事體不當請上來肅拜後催促赴任傳曰可

史臣曰光遠初為南道節度使俄遷為北道節度使今又為
觀察使光遠雖有雄才大略一道內二兵使一監司之職一時
並授之猶未免偏任之失况光遠凡庸一書生耳而無材略
可取者乎當今之時李芑擅權自恣而光遠芑之甥也憑勢
曲謀連作一方之重任不啻如一家之事惟意所欲不以為難惜
乎朝廷命令皆出於芑之口除官拜職猥濫至此雖古之權臣
何過於此也

戊申日暈

己酉 上韋昌德宮

以
大祥 仁宗大王
祭齋宿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五

神宗天王寶輪卷之第五

五言 王幸昌教宮

天中日暈

所臨於此也

中陳教命今皆出於口口余言拜類聖皇其論古之跡則
曲歸起於一力之重則不有收一寒之車雖意極窮亦不為
阿竭者等當公之拜奉道靈巖自念因長遠古之深會靈
並對之辭本心願之文又不失靈心屬一言也耳因乘林
建家於天邊南鎮古大初一靈內二共對一聖同之類一拜
史曰曰天子受命降臨南極明靈於斯靈靈於北道清致於今又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六

七月庚戌朔 上親行 仁宗大王大祥祭于永慕殿○傳曰 孝

陵守陵官李名珪侍陵官張孝文各加一資守陵官以下賞賜

有差

壬子傳曰今見慶尚道監司任虎臣水災書狀

五月大兩安東川渠漲溢映湖

樓標設恭王愍所書樓額亦不知去處尚州大丘金

前日公州水

災已極驚愕而今此水患若是予不知何事而致此陰沴尤為

罔措○上旨對○漢城府啓曰去夜白嶽山巨巖劈落聲聞于

遠傳曰非常之變無日無之慮懼罔極之際國都主山亦為崩

壞罔知攸措不知所言○兩司啓曰申秀涇無君不道之狀雖置

極刑尚有餘辜而特用寬典薄施近竄得保首領 聖恩所

當感戴恐懼悔悛自新之不暇而今反擅棄配所偃然上束居

住畿郊出入都城若不遷謫者然其不有國法玩侮朝廷率意

縱恣至於此極請亟命拿推通川郡守李夔監守罪人所當嚴

檢使不離配所而牽情拘勢聽其自還蔑視國法用心極為無

狀請並拿推監司李潔為一道之主道內罪人擅棄配所至於累月而祇徒不能糾察亦不改聞至為非矣請推考治罪答曰申秀涇事當初以無君不道之狀啓之不以此罪之監司守令必辨罪之輕重而放之故上來矣不須推之監司守令亦不必推之再啓曰臣等伏見江原監司啓本申秀涇在未放之列而擅棄配所偃然上來縱恣無忌之罪在所罔赦請命拿推李夔亦並拿推李潔推考答曰秀涇本是愚妄之人赦文內雜犯死罪皆放故妄料上來若聞未放之奇則豈敢遲留乎監司未及知之事也通川郡守亦豈先放乎此三人並行移推考觀其推辭罪之未晚也不須拿推論啓數月不允○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癸丑領中樞府事洪彥弼等承召會于賓廳延訪于思政殿簷下 慈殿御于簾內 上御于簾外西向俯伏 慈殿命宰臣等進前教曰自春徂夏恒暘雨雹衆災層出今又水災非常公刑官舍盡為沉沒安東映湖樓亦為漂流上番軍士寓于樓上

者並皆漂沒昨又國都主山巖石崩壞亦勝驚愕如予薄德叨崇國事多有失政故天變至此欲得弭災之道卿等其各言之洪彥弼曰今年霜雪兩雹大旱大水所以害穀者非一而今者山巖隕墜災異不絕莫知厥由也此正君臣上下所當深察之時也尹仁鏡曰災變古雖有之而近來一年之間夏月霜雪兩雹大水大旱之災交現迭作豈有甚於此時也自上更加修德則可以弭之也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為政用人君道之大綱也潛思亟慮反躬自飭如有所失輒務改之可矣言訖洪彥弼等咸退伏位 慈殿傳于三公曰水災尤甚處用恤典何如尹仁鏡對曰用恤典事當下書監司族其啓聞更議處置為當李芑曰天之降災必於有道之君若桀紂之世則天亦不示災異必有聰明剛斷之資然後反躬警省而轉災為祥矣○傳曰全羅道癘疫熾殺人多死亡別為盡心救療之意下諭可也○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甲寅傳曰近以水災人之死亡甚多其哀痛慘怛之意曷有其極下諭各道監司死亡之數詳盡書啓○傳曰地震及名山雷震則例

有祭今國都主山隕石亦當祭乎遣史官議于三公尹仁鏡等議曰地震則祭而解恠例也今主山隕石非常之變祭之在禮無據只宜朝廷恐懼修德以荅天譴○憲府啓曰忠勲府都事崔彥浩出忠順衛時別加而置簿冊皆飛楮改書朝官至於如此至為猥濫請推考改正答曰如啓○諫院啓曰長水縣監閔繼點鎮安縣監姜世仁當問弊使閔荃入境之時遍諭民間深鎖門戶禁不胥得田于畝使奉命使臣無由詢問其用心至為無狀請並罷職答曰如啓○以陳復昌為弘文館應教沈逢源為副應教金澍為議政府檢詳宋贊為兵曹正郎魚季瑄為司諫院獻納尹玉為弘文館校理柳淑為坡州牧使李滉為安東大都護府使李夢弼為安邊都護府使李名珪為知中樞府事○慶尚道監司任虎臣馳啓曰金海大水漲溢民家四百五十四區漂流人之溺死者八名壓死者二名安東映湖樓額字懸板境內江口浮泊拯出龍宮客舍官廳刑獄馬廐水沈人家二十餘區漂流咸安民家一百四十八區水沈靈山民家二百三區沉沒昌原人家一百四十區水沈

一百八十餘區漂流○全羅道監司具壽聃馳啓曰古阜金堤臨陂礪山龍安大雨川渠漲溢水深無底高燥處並沈沒南原大水漂流水邊居人三名溺死山底居民一家覆沒○夜流星出五車星入文昌星尾長一丈許色赤

丁巳

上召對

戊午戶曹判書鄭世虎啓曰以黃海道飢民賑救事軍資監穀四千碩今將移轉而其道都事李樅以漕運領去事上來臣扣問之則曰監司李後書狀非請其轉移之意也云云今者早穀向熟民將得食以京倉之穀轉送于外極為重難而且今年水災甚多明年則此處亦當賑救請於四千碩減半轉運何如傳曰當初以救荒緊急故如此矣今則早穀幾熟依所啓減半漕運可也○忠清道青山牛一隻雷震死地土陷裂深可數尺藍浦私奴萬希雷震死

己未檢詳金澍以三公意啓曰黃海道山郡去年飢甚故本道監司啓請京倉穀欲以救荒再度請之今將移轉以救之矣今者

早穀晚穀皆將成熟而民於農時自遠來受其不多之穀亦為有弊不須移送傳曰如啟○日暈○慶尚道固城有白虫食禾庚申黃海道平山免山牛峯大風雨川渠漲溢水邊田畝大半沉沒江原道鐵原大風雨大木仆拔

辛酉禮曹啟曰自去月初下雨晦間雖似開霽自今月初復雨不止此必害穀請行祈晴祭傳曰可○黃海道免山牛峯大風雨川渠漲溢田畝覆沒

壬戌憲府啟曰本府聞德陽君收奴末年婢多勿沙里等相與締結百端譖愬于岐離間其夫人擅弄家政多般凌虐困苦無狀使不得聊生至於飲食動止皆不得自由奴主之間自有定分悖理若此至為駭愕末年則府已捉致推問多勿沙里令宗簿寺捉送則岐稱為入闕閉門不給蔑法如此岐請先捧傳旨推考犯罪婢僕等別令宗簿寺督出答曰德陽君推考事如啟此等事不無事干辭連之人移禁府推考○諫院啟曰忠勳府都事崔彥浩以叅勳之故不次陞秩國恩至重而尚不知足益

生窺覘之心用術出加以朝官而敢行奸吏之事已為無狀而至於推考巧飾絨吞其用心尤為詐謫當以律罪之以示懲戒而自

上乃命只贖物情未便請依律罪之答曰彥浩乃親功臣之人也罷職似過故只贖矣不允連日論啓不允

癸亥 上召對○黃海道平山江原道鐵原雨雹

甲子日暈兩耳 乙丑傳曰今見慶尚監司

任虎

狀啓

成昌大雨宰岳山土石崩

名牛九頭馬二匹斃死水邊人家十九區類
人一名斃死水邊人家七區漂流五區類
邊東村及八呂花園加利等處田畝泥沙填積花園二十七
家加利十五家漂流聞慶大雨水漲民家二十一區覆斃死者
十二名溺死者二名昌寧大雨民家八區沉壑二十一區漂流
草溪大水漲溢人家四十餘區漂流青松水漲人家覆斃人物
致死密陽民家一區類
區漂流八十五家類
此前十古所無之災也慶尚於國家為巨造而災變若此罔知依措○慈殿傳曰德陽君岐自今春以妻之故與夫人相詰云故自上嘗戒之多勿沙里雖云保姆庸劣莫甚所聞訛傳事至於此今見各人供辭似為無形豈可知曖昧而罪之乎

丙寅諫院啓曰德陽君奴婢等離間夫人多般凌虐使不聊生
其悍逆不道之狀騰播已久聞者莫不痛憤憲府摘發其事將
依法治罪而自 上命移禁府獄事未具遽即放送物情豈為
未便請依禁府公事窮推治罪答曰此非他乃因妾相詰而訛
傳至此豈可知其曖昧而以無形之事忍加刑訊乎○夜月暈
丁卯夜月暈

戊辰 上召對○校書館啓曰正郎朴詠所書三十三體篆字
中庸已命藏于文武樓矣只藏文武樓而無進上之件請進上
五件印出何如傳曰可○弘文館副提學鄭彥愨等上劄論申
秀涇德陽君岐事答曰秀涇之事則非徒以姻婭容恕以勲功
之人故不允而已德陽君家事 慈殿洞知之此乃以妾之故
因妬忌而發也既已詳知則何可忍為刑訊予豈為訑訑之色
有私情乎此意當留省焉○夜月暈

己巳傳曰今見慶尚監司任虎臣啓本則密陽守山堤國屯田
禾穀水沈損傷徵穀於耕治軍人今方失農之時如是徵之則

殊乖救荒之意令大臣議啓

庚午憲府啓曰衛國保民之道專在兵政我國三面受敵外衛
之策尤不可緩撫卹之道亦所當急而近來邊將貪污成風侵
漁無藝一入軍簿破盡家業不得聊生率多逃竄轉侵鄰砮皆
不得安居軍額日縮民生日蹙是由僉使萬戶皆不得其人也
先王朝恭出身及時在禁軍則不許差授故自料前程不甚侵
漁而今則衰老無才惟知割剝者或多濫授軍民之生將安所
賴保障之策亦何可依今後請依先王朝例差遣以為恒式臺
諫之職糾察百司其任至重所當擇授而今者持平擬望之人
皆未洽於物情是日政李圖南姜麟李宗奎恭望請擇授以重風憲答曰皆
如啓○以林九齡為內膳寺僉正金鎧為吏曹正郎尹玉為司
憲府持平元虎變為弘文館校理任輔臣為吏曹佐郎韓智源為
工曹佐郎高益英為司憲府監察尹春年為弘文館修撰金德
龍為奉常寺主簿吳謙為順天都護府使韓洽為江界都護府
使李希輔為僉知中樞府事

辛未

上召對○以全羅道監司

具壽

書狀下于政院曰前日

以問弊使

閱

書啓綾城同福海南三邑居民等事下書于監

司使之聞見馳啓

見六月二日

而今之狀啓如此

海南縣監林世昌來啓未

久別無著效綾城縣令李績雖無民弊善政之稱實有可愧同福縣監南官長九治邑事於綾城

其下于該曹

○黃海道康翎兔山牛峯蝗虫損食禾稼

壬申日暈

癸酉憲府啓曰名器不可不重名器重然後朝廷尊古人以郎

官上應列宿金自陽金明彥皆以門地卑微之人並為戶曹正

郎殊無重名器尊朝廷之意請遞答曰皆如啓○諫院啓

曰江界府使韓洽別無功能而不待箇滿還陞堂上至為未便

請遞答曰不允再啓依先

甲戌 上召對檢討官尹春年曰在

中宗朝年少之輩喜生

事自上從諫如流屢成朝廷士林之禍往在己卯年間趙光

祖本心雖不至邪為年少之輩所藉以舉事終致大禍光祖亦

不得辭其責在丁酉之間為臺諫者率多不正之徒幾誤國

事至乙巳釀成大亂此皆年少喜生事之弊自 上灼知此弊
痛欲革之甚為美事然天下之弊不能卒革一於革弊則其終
必有大弊自 上明知其好惡是非之心則自無此弊矣欲革曩
昔之弊而不信臺諫之言則臺諫之權太輕而人且不畏矣然
贊官周世鵬啓曰尹春年所啓重臺諫之意是矣古之進言於
君者於湯則必曰從諫弗咈於高宗則必曰木從繩則正后
從諫則聖臺諫之任其重如此○江原道觀察使李愛亮拜辭
傳曰江原道被災各官甚多民生極為困瘁勿封到界進上以
此推用於朔膳可也○憲府啓曰近來災 災非常暑月霜雪猶
為皇天譴告之至而襄陵之水繼出於大旱之後平陸成海深
谷為陵官舍民居一時沈沒漂蕩之戶一邑多至千餘民屍積
於海島良疇變為沙場如此之災雖考諸徃史未之聞也當初
汎濫道路不通列邑之報容有不審民窮自活之策容有未達
遇此大變別遣巡問未為不可湖嶺二南適有奉命下去之負
委事已畢各從便道被災之地溺沒人民未及啓聞者所損田畝

多少形狀並令摘奸失農之民賑活之策亦令廣詢以啓何如
○大司諫李冀等上疏其略曰臣等伏觀 殿下天資夙成學
問日就自臨御以來勵精圖治銳意為政于今三載水旱相仍
霜雹交愆乾文屢變地道失寧臣等未知國事之終至於何如
也夫君臣之間以言其分則至遠且嚴以言其情則至近且密
君有過舉則憂念規諷雖不見納繼之以怒而愈諫愈切不能
自己者非徒以職分之當然亦臣子之至情使然也伏見 殿
下即位以來不喜人言厭聞過失常執自是之見不示博採之
量不平之色或見於應答之際峻厲之辭頗費於論訪之間若
事之細者輕者雖無可奈何於 殿下之固拒而至於大者重者一
國公論之不在朝廷事體之不在關並沮於 天聽之邈邈而一
無所遂臣等未知此何等治體也何等君臣間也往在 中宗
朝權奸用事擅弄威福援引已類布列言地托於抗顏之直以
濟搏擊之術馴致構禍朝廷殘傷國脉此為臺諫者一從大臣之
指揮故也今則 聖明在上朝廷無黨當上下一心以圖治安

而殿下一以往者有戒以為臺諫之言不必盡從也輒示訕
訕之色何耶且上自九重下至百僚凡有所失臺諫皆得以言之
若夫臺諫之失大臣以為非殿下以為非侍從論臺諫之路
又塞矣臺諫有言而不見納侍從有口而不得開朝廷言路如
是其閉鬱故草野之人無一人敢言時事者今之士氣斲喪盡
矣往者因不緊之事命致儒士於獄其時老儒之在泮宮者或
有流涕歎歎卷其笥笈而歸今春陳疏之時亦有閉門不應者曰
前年不懲乎此言甚可傷也人生得其安然後和氣生和氣生
然後喜悅形焉今之人臣不得其安矣和氣何由而生喜悅何
由而形乎古語云一夫向隅滿堂為之不樂如是而欲人心之
和天意之順不亦難乎伏願殿下平心聽納去私從公大使
公論得伸士氣得振也且經筵之設非徒欲講讀而已欲與賢
士大夫商確治道問答親切使君臣之間情意交孚者也殿
下幼年踐祚上有慈殿凡國庶政謙不自斷雖有進言於經
席之間不賜論難故或不得自盡其言慈殿垂簾一月之內

不過二三日而止以致上下之情愈久而愈踈有懷者無由
悉陳此甚有妨於為治自今 慈殿每衙日必御有故則退御
次日從容講究交修予逮思所以上回天意下變人心不勝幸
甚

乙亥荅諫院疏

見昨日

曰予本以幼冲失政極多故天譴不止

其於晝夜憂懼無已且以予有拒諫厭聞訑訑之色云予雖不
敏豈不嘉納乎

丁丑同副承旨周世鵬啓曰民間紙地極貴雖一束之紙備之
甚難因此而流離者有之今者雖命不印綱目而若不減冊紙
之貢則無益於民 雖不可永減其於被災各官限一二年量數
蠲減民可以蒙惠矣傳曰紙責減除事如啓後日令大臣議定
可也

戊寅

上召對

○辰時太白見於巳地

八月己卯朔賑恤廳啓曰西東賑濟場請依前例罷場而早穀
今雖成熟士族人則必待穀物自外方入來然後可以生活限

今月賑救何如傳曰如啓○大提學申光漢啓曰 仁宗大王

祔 延恩殿時亞獻樂章曾已啓下但左議政李苞見之有所

改定處故付標以啓且樂章句數本無之但然此樂章與舊用樂

章加有二句故此二句當不用並付標以啓樂章曰噫我 后

改句也前句乃撫東 方穆穆明明上帝是承此 改句也前句乃

上帝是皇圖惟我政此 改句也前句乃靈承今緒克錫 此改

句也前句乃邦乃昌沉 潛統粹聖敬日躋煥 乎巍乎無與齊化行期

月澤洽 群生灼燭 孺慕致成寧誠深孝思 罔極慈惟錫類

世為則日月云 邁近水東流仁聲仁聞甚時休此二句不用有

嚴闕殿雲却降止申 佑共禧於萬禩此副提學鄭彥慈之製而

取正於大提學者也其改句即左相李苞之製也 凡知製教者

之所製增 損改正乃大提學之任而固無與於三公也 今者左

相李苞每於大小文書不取 典文者之製而必

自製以啓者多類此申光漢 徒具位大提學耳

傳曰知道

庚辰 上召對侍講官元繼儉曰頃者館中引文 上劄所謂

拒諫者大抵人君若拒諫而不聽則治亂安危之所由分也以拒

諫之說歸之於吾君誠所不忍然臣等所啓非以自 上有此

病也若拒諫而漸至於厭聞則所關重大故不得不如是也臣

子之心國家無事而吾君明哲然後吾身安而可以享福故其

所以進啓於君者恐其不善也今者自 上學問日進政治分
明臣子之私喜何可勝言凡人之情若有一善而人譽之
則輒有自足之心賢主則不然若有以未盡善之言告之則喜
於聞過更加惕慮及躬自責終至於大聖之域故拒諫之說
雖不可忍啓而敢啓也

所啓之言雖雜莫其多有
媿悅之意其爲人可知

○戶曹判

書鄭世虎啓曰去壬寅年東大門外東池及馬池土卯浦則成
均館以菜田折受又有仇有池名池金珩欺隱耕食而現出並屬成
均館金珩每呈上言曰祖上傳來之田一朝奪給于學宮極爲冤
悶云且於揚州官收稅已久一朝屬公似為曖昧故還給金珩事
已啓下矣成均館以臣等為聽金珩之言奪學宮之田至報禮
曹請令金珩及成館首奴就辨于該掌刻日分棟何如傳曰依啓
史臣曰累年屬學之田固不可決給於他人况揚州官田籍
磨破無考則為金珩之田從何而知之乎鄭世虎位至六卿之
列而受商賈之賂欲奪學宮之田隱然來啓其人之貪鄙可

知矣

辛巳憲府啓曰 祖宗朝凡牧馬可當之地並皆設場牧養以備不虞其後日之慮深矣各道諸場或以為屯田或可當或以為賊變可慮或以為給民便當革罷者甚多而其見在馬場內泥淖卑濕處亦許民耕食故豪右之家便占水草豐美處冬節水涸時馬多渴死沃饒之場莫不皆然為點馬者例不糾檢大妨軍政請或因上言或因呈狀折受者勿論久近一切還陳

祖宗朝近都良田設為軍場禁民耕食其慮亦為深遠嘗聞丁亥之變徵兵下三道結陣於鄭金_院等場使便水草以待點閱今則冒利之徒呈狀耕墾者尚多且如鴨島國用所資而亦多窺覘請冒受冒耕者並令還陳戍邊軍卒造給衲衣此實美政然所受軍人一無著持者或分劈為單衣或賣與胡人當初以落幅紙綿布為裏造給者為便於戰場又能禦風也請令知邊事之真議啓施行答曰皆如啓○領議政尹仁鏡等啓于慈殿曰前者臣等啓加上尊號事而非徒自上宰推聖教亦丁寧懇切日期尚遠臣等不敢更啓而退今則日已臨迫於禮亦

不可不為故敢啓大抵 王大妃殿上尊號例也 慈殿今有
神功聖德加上之禮在所不已 慈殿答曰朝廷如此屢啓予
若安心則豈不從之近者災變連仍水災尤酷哀我民斯何以
聊生此予不德預政之必致日夜憂懼此非行慶禮之時也朝
廷雖如此屢啓決不可從也至於三啓乃許之遂加上仁明之
號○尹仁鏡等啓于 慈殿曰 仁宗大王祔廟臨迫自
上親行則多有節次且太廟位次甚多 主上年幼勉強行
之恐或勞傷中宗祔廟時既不親行今亦依此勿為親行何
如答曰當依啓而請之

壬午傳曰工曹於弘濟院前川修築時請加定僧軍云此乃天
民不能農業而乞糧為生若每役於國事則不無冤悶前定僧
軍並勿役之留衛軍定送可也

癸未以李名珪為咸鏡道觀察使宋世珩為全州府尹尹釜為
司憲府掌令朴永俊為戶曹正郎元虎變為兵曹正郎尹玉為
司憲府持平成世章為弘文館校理尹春年為副校理李文馨

為藝文館奉教李純孝為待教曹光遠為同知中樞府事
甲申慶尚道大丘蝨虫食禾

乙酉 上名對

丁亥 上名對典經安名世曰頃者傳教內弘濟院前川防禦

處勿役僧軍以留衛軍定送若此則該曹初不啓請矣前年

大王大妃拜陵靖陵橋梁改修處既命勿役僧軍到今又命勿役

至為未便僧徒亦非他民逃軍避役遊手遊食時或役之有何不

可無知之輩必以為自 上崇信佛教不無喜躍尤為未便○

以平安監司李浚水災書狀七月大雨平壤大同江漲溢沿江

數丈人民或乘船筏艱避大同門舍越門一時崩圮城底院宇

公廨漂蕩無餘人家亦皆沉沒溺死者甚多城中人家幾盡類

落 下于政院曰今年水災八道皆然而見此狀啓數百年來

所無之災變被災處田畝及人物漂沒之數細問馳啓事下諭

于監司且前者亦令湖嶺二南奉仕之負摘奸被災處矣今去

點馬姜偉竣事回還時被災尤甚重摘奸事教送教書曰皇天警

于咎徵荐臻暑月霜雹已為非常恒雨之災又酷於大旱之後曾

聞下三道俱遭漂蕩之厄予甚驚惕不寧寢食今又見卿狀啓
知大水泛濫橫被城中依山倉庫亦至沈沒其在平地官舍民
居必無遺存傷田埋穀已為無數人物墊溺不知幾何略聞其
槩驚心振骨雖洪水之變何以加此數百年所無之淫沴適丁
今日反已憂懼罔知所措既未能弭災於未然庶欲恤災於已
迫道內水災尤甚處溺死漂失人戶及被損田業結負之數卿
其詳矣訪問從實開具劃即馳啓後監司狀啓大略平壤溺死
人二百九名牛馬三百十二頭匹漂流家舍七百二十三區田
畝一百十九結沿江列邑成川慈山殷山寧遠祥原江東江西
陽德等地亦皆沈沒

戊子諫院啓曰刑曹正印朴詠多有鄙陋猥濫之事不合六曹
郎官請適答曰如啓

已丑 上名對

庚寅諫院啓曰災傷覆驗欲使災實適中上不虧損於國下不
多取於民公私兩便而前年覆驗事目內只錄以實為災不言

以災為實故守令等於汚萊之地全不報災民甚嗷嗷至為可
矜今年失農近古所無而守令等若踵前日之弊則民生之免
悶益甚以災為實處依舊例並審治罪事請議大臣施行荅曰
如啓後大臣之議以為並錄為當 上從之○政院啓曰 水
幕殿上食親行事前日大臣以日氣薰蒸下雨無常請停之自
上嘗以觀日候為之云今日雨勢不止日亦薰蒸夜來雖或雨晴
道路想必泥濘何以為之傳曰雨勢如此停之○咸鏡監司鄭薰
鍾馳啓曰自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大雨二十六日大雨復作
晝夜不止二十八日始霽大水漂流各邑民居及田畝多至沉
沒其後恒淫不霽川澤仍漲北道尤甚

辛卯

上召對侍講官沈逢源曰東大門外自

祖宗朝久遠

人家今者以侵占捍門山來脉皆令撤毀風水之說不在於聖
經固非 聖主之所可信也人君修德則可以祈天永命若不然
而及道敗德則自至於危亡何關於風水之說乎○諫院啓曰
各司防納之弊其來已久而近因年凶物價翔貴古直一匹者

今至十倍一物之納蕩盡家產防納者緣此而益圖其利此由
於守令不自親監輸送使民自納故防納之人恣為奸濫也前
亦論及此弊者固非一再而不為處置之方故至今未革請令
該曹磨鍊施之答曰如啓○以宋世珩為壺山君吳謙為全州
府尹金澍為議政府舍人宋贊為弘文館副校理韓智源為修撰
尹潔為副修撰李重慶為藝文館檢閱

壬辰 上召對

癸巳備邊司啓曰漂到唐人勿令進捕事曾已行移而全羅兵使

靈光郡守等

全羅兵使林千孫啓本內靈光郡馳報大船一隻泊於海中別乘小船向水軍金弼家前下陸金弼

率其鄉人追捕一人餘皆走而棄船其被捉者問其姓名居在則曰黃三大明潮州人今向日本而買賣遭風漂到云不

遵朝廷之令遂捕下陸唐人至為未便請推考傳曰觀此啓本非

邊將等所捕推之則不當今後令沿海各鎮邊將等諭諸邊

氓若有如此之人則姑令勿追有持兵器犯邊形跡然後捕捉

○傳曰限明年秋成各名日送上及今年冬至方物勿封事下

諭于八道監司兵水使開城留守○咸鏡道咸興大風雨山木

皆折

甲午 上御朝講

乙未 上詣 永慕殿朝上食後仍行別茶禮○日暈夜大風

以雨忠清道舒川東風大作拔木飛瓦山脊崩頽禾穀皆偃泰
安文義鴻山天安陰城忠州亦然

丁酉 王大妃親祭于 永慕殿

戊戌 上御朝講

己亥義州牧使宋孟璟母李氏上言自陳老病請遞孟璟使
得相見 上命議于大臣右議政鄭順朋議曰義州乃西方重鎮
而可任邊將者不多今若因其母陳情輒改西門鎖鑰之任則
關防甚多而恐有將不得其人之弊也從之

辛丑 上御朝夕講○諫院啓曰東大門外永渡橋近 袁坡城令等
六家五十年以遠居住傳自祖先初非冒占禁地而已亥年始有
捍門山禁忌之說三司擲奸以為犯禁在於撤毀之列久遠世住之
家因風水之說一朝撤毀窮人寡婦失所無依遑遑子子之狀所

不忍聞請收議大臣處之答曰犯法之事不可諉諸冤閔而不改
壬寅 上御朝講○傳于政院曰予以幼冲之質嗣 祖宗付
託之重恐不克負荷而連歲凶荒災異疊臻未知復有何事也
夙夜恐懼固敢少弛水旱之災前古所無哀我赤子將填于溝
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姓如此國家何依救荒諸事俟諸道
馳報當與朝廷商確議處故迨未能舉有何所恃而忽之乎○
傳于政院曰倭船處置事遣史官議于三公可也領議政尹仁
鏡左議政李芑右議政鄭順朋議曰特送船不許接待事約條
已定開諭還入送為當但以即位陳賀為辭其言似順一切拒
之不近於義別例待之無妨答曰知道○舍人金澍以三公意
啓曰風水為災禾穀損傷荒政之外何事可舉祔廟後別試雖
慶事今方凶荒四方粉袍多赴京師贏糧是艱限明年秋成勿
舉式年以次退行平安一道水災甚酷措置救活之策最為緊
急監司李浚慶臨蒞限明年秋成仍任答曰如啓○上御夕講

○日暈

癸卯 上御朝講 慈殿御于簾內 慈殿命台領經筵事尹

仁鏡下教曰 兩大王連歲賓天天之降戾極矣惟日恐懼而

天未悔禍災變連仍凶荒太甚哀我民斯莫保朝夕言念及此

痛切于懷今年早曠之極繼以淫雨連月不止大水漂流平陸

成江蒙風又饕禾穀盡枯如此之變曾所未聞救濟民生百計

無策未知國家之終何如也 仁鏡曰風水之災未有如今年之

甚小臣亦未知天意之何如也 慈殿又教曰予嘗自責恐懼

之心無有小弛而災變日甚人事失於下天變應於上豈無所

失而致此災變乎陪幼冲之主國事恐或有誤如臨深履薄而

凡事失其先後本末之序者何限心實未安罔知所為予意為

儒生等互相朋黨不有君命丙午秋池世芳以無知武夫為捕

之內汚辱青衿而反構儒生之而朝廷之間經席之上多有言

其致儒冠縲紲之非者予則以為不然池世芳承命以往儒生

等不顧名分至於叱辱其凌上之風大矣而不思已過反以下

獄為非夫豈可乎哉大抵事皆顛倒致此大災民命何以得生

救活飢民之策朝廷須盡心措之仁鏡曰自 上少無疵政豈
有致災之事乎小臣以庸劣冒居首相災異之疊現實由小臣
不職所致池世芳承命以往儒生闔閭夜半至為非矣大抵士
習如此不知何以救之也救荒諸事俟各道災傷之報審其災
實而講究施之○傳于政院曰親民之官莫切於守令今者救
荒切迫各別擇遣事言于該曹○傳于政院曰領府事三公牌
召議救荒諸事領府事三公見議啓曰救荒諸事不可容易議
之自有各年救荒事目令戶曹與賑恤廳抄出後議定為當貢
物減省事令戶曹考其各司所在之物雖一二年不納可以及
用則抄出量減無妨各道臨 適守令迎送有弊依傳教限明年
秋成勿遞其中老病殘暗不能救荒者令監司摘發啓聞事下
諭荅曰可○以金麟孫為京畿觀察使李滉為弘文館副應
教陳復昌為議政府檢詳○日暈夜大雷雨
甲辰 上御朝夕講○傳于政院曰近來災變切迫天譴已極而
去夜之雷又在於收聲之月天之示變又至於此由予冲人涼德

所致予甚憂懼○憲府啓曰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所掌必以於其任然後可以供其職任而祛其民弊矣今者凡登仕路者不自揣分躁進者多廉讓者少風習若此恐就偷薄至於門蔭之人無以居奉公之義有計日陞遷之志以見任為傳舍視公務如秦越庫藏則散而取悅民瘼則置而不恤甚者交通射利之人流毒遠近嘲笑治事之真轉相瘵曠以奔競為殺身之路以請托為媒爵之資先王設以任之法為不刊之典蓋為此也今後令以任之真請依大典不許徑遷其餘非有賢能勤勞者亦不得陞品使鍊治一司之事少祛生民之弊答曰如啓○全羅道龍安等地蝗虫食禾

乙巳

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任權曰惑世誣民莫如佛道而

國俗崇尚滋甚雖不見公然經費而自內所為之事絡繹於寺刹糜費甚多宋儒有言心知是非而為父母不能絕之程子曰不能使父母悟其道理是汝之過也大抵為善得福為惡得禍其理昭然固非祈禱所能幸免也如此之事宜常省念而痛

禁焉○上御夕講○憲府啓曰史官之職掌記時事以為萬世
褒貶其任至重故其授是任者上下相敬凜然有截而今者館
中之風漸不如古日就於紊使重地懈弛至此責在上官奉教姜
士安李文馨請適答曰如啓○政院啓曰近日入侍伏聞玉音似
有感冒 聖體少有愆違則極為未安日候新涼恐蚤暮御
經筵所致停朝夕講何如傳曰當觀勢為之

丙午 上御朝講特進官鄭士龍曰赦非治世之事今年正月

以 中宗祔大廟大赦五月以旱災疏放人人先揣其 仁宗

祔廟後將必有赦輕犯罪網非但有害於治道筆之於史冊豈

不貽譏於萬世乎○上御夕講

丁未 上御朝夕講

戊申 上御朝講○同知中樞府事曹光遠以咸鏡南北道鄙弊

十二條 其 一 六鎮皆為凋殘近因凶荒流亡過半徒民實邊

不得出入則勢不能潛逃脫有不幸敵不得長驅以入其一軍

民難散防備虛疎邊塞無虞者專由城底野人而因公上京時
托印價溫徵徵皮今後痛革此弊其一六鎮軍民或被擄或
潛入者刷還之後未久還入無父母妻子者使勿居本住以

投之路其一主鎮不思遠慮役其屬堡堡兵皆逃痛禁主鎮使
典直送于南北道兵使分給軍士其一南北道各場馬足出分給以
蘇復其一試與以南各官進上各驛及蘇復間令於安邊府封
進以涂其槩其一鐵嶺東灰峴無峻嶺又無渡步處而路且倍
往自鐵嶺至安邊有三驛合三驛設一驛於灰峴則馬多卒衆
辦設亦易其一求請書吏絡繹不絕槩及於民禁柙亦得其
慶興府造山堡彫殘尤甚昆布等物一朔內三度封進民甚苦之
其一南道驚羽進上必有微點例退不納一羽之價給牛一頭民
寬莫甚今後雖有微書啓上命議于大臣○領議政尹仁鏡
點可用則到進何如

左議政李芑右議政鄭順朋右贊成閔齊仁戶曹判書鄭世虎

參判申瑛參議金弘胤承名會于賓廳以救荒二十二條其行

禁斷其一請簡禁斷其一外方奴婢身貢布從願以租代捧其一
還上本名未滿者雜穀代納其二各官倉穀費耗數高奸以備賑

救事其一從任入負農所穀納官或以京倉穀或私債限明年秋成
題給其一草食及鹽黃角預備其一往來未收田稅貢物還上

禁徵其一守令飲食豐儉禁斷其一往來未收田稅貢物還上
限明年秋成勿督其一關軍省旨前番價勿令追徵其一不緊

雜訟限明年秋成勿督其一關軍省旨前番價勿令追徵其一不緊
其一轎軍造墓軍勿令抄給其一饑民等鄰居有實戶保授救恤

全活者計口差等復戶其一飢民流移者兩界外勿令拘禁任
便計食其一京外不緊管繕限明年秋成停罷其一應貢物

限二三其支用計除蠲減其一應浮書啓且曰以臣別賜田減
費減省其一被全災人並雜役蠲減

半事如臣等食祿者則雖減之可矣舊功臣妻子賴此而資生

者請勿減之答曰如啓○上御夜對侍讀官宋贊曰治道有體能舉其要則端拱穆清之上不煩言語而化隆俗美三公統六曹各司屬於六曹守令之本在監司監司之本在朝廷內外大小各相統攝不可紊也小臣以問弊使往還于忠清道中廟朝老成之臣或言其不必遣之自上雖遣問而守令與下吏率皆諱之難於周知况監司專任一方遍知民弊如禁私行等事皆自主之若自上不委任而別遣使臣以審之則恐傷政體也小臣曾為平安道都事見之兩營所屬之人若刷出則可得千餘兵其道監司兵使亦重臣而使侍從往抄監司兵使退而不與焉於事體不知其何如也凡事莫不有要苟得其要操約用廣事之有行如輪之轉矣

九月己酉朔傳于政院曰今年災變甚慘哀我赤子勢將填于溝壑深用愍惻進上物膳或全減或半減四殿誕日正朝端午冬至進上其論八道監司限明年勿令封進且所以蠲減者欲使吾民得蒙一分之惠而守令不肯奉行故息不下究而弊亦

未祛此意並諭之

庚戌平安道觀察使李浚慶狀啓曰臣於八月二十八日祇受
仍任有旨臣竊觀本道災變去歲暴雹地震自前年五月至今年
春夏殆無虛月道內列邑之中平壤府尤甚今年水災振古所
無竊念臣本無一長可取夤緣僥倖濫蒙 中宗大王拔擢之
恩驟陞顯列又蒙天恩叨此重寄臣反覆熟察平安一路是臣
按治之道平壤府又臣所任之處而道內災變之作本府尤甚
專由小臣庸暗不能宣導上澤所致本道當此大災救荒諸事
百倍重難彈壓邊情應接中原諸責所萃噤喉重地如臣暗劣
得宜措置百計無策須選才德威望之人差遣庶救其弊請遞
臣職擇授重臣以塞天變以救疲瘵傳曰卿素有重望 先朝
寵信倚任予嘉卿德專委西方期滿不遑卿其勿辭力措救荒
之策以濟胥溺之命○日暈

辛亥

上御朝講特進官尹元衡曰成均館養育人材之地

仁宗朝復尚己卯之習小學之道若出於真則豈不善哉頃者競

相朋儻名為小學之道而先以攻人為事遂成浮薄之習此已卯之人誤之也 中廟仁廟時朝廷韋布交章論奏請復趙光

祖之職而皆未俞允至 仁廟太漸之時下光祖金淨奇遵復

職之命當時此習大成成均館為年齒坐且新舊生負禮貌

亦存以此維持士風而其時新舊之禮頓廢柳仁淑倡之仁淑

死後其習漸無近者又聞之則太學儒生不改前習而禮讓之風

掃如至於史館上下之風亦紊此習漸成等而上之則終至於無

君豈不駭愕自 上勉加培養以正其習不勝幸甚○對馬島

倭酋宗盛長遣使進致奠禮物于 中宗仁宗兩大王

壬子 上御朝夕講

癸丑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李芑曰近來水災為甚不知某事

之所召也或者天道不和陰盛陽微之應也夫陽者君道也君

子道也陰則臣道也小人道也陰陽失道故災變之甚至於此

極自 上恐其陽微而君道弱陰盛而臣道失至於君子小人

消長之不得其道故如此乎常常深念則自然消災矣 大

王大妃每以為女后繼政故災變如此其教至當然不當以此為念當今紀綱委靡而君道柔弱故災變如此○上 御夕講

甲寅左議政李芑製進 聖烈大王妃加上尊號玉冊文其文

曰為政莫先於孝所貴尊親大德必得其名宜極歸美茲舉加

崇之制庶申臣子之情恭惟道邁塗山功高文母守 先王之基

業宗社賴安濟冲子于艱難曆數有在偉大紘之既正乃元惡

之斯除朝著廓清乾綱復振仁施溥博動植咸囿於堯天明燭

幽微陰翳悉伏於舜日人爭頌乎神聖世可濟於唐虞雖冊禮之已

陳尚臣心之未懽稽迪舊典增崇徽稱謹奉冊寶加上 聖烈仁

明大王大妃伏奠 睿鑑俯詢輿望蔭本 爰於百世衍福祿於萬

年樂章曰明明聖母無競惟烈沈幾廣運克剪茅孽神器有定

福祚延綿 聖子承休於千萬年 初知製家閱箕製冊文大提

盡其歸美之盛自製以進 ○日暈 學申光漢改撰李芑以爲不

乙卯忠清道清安清風暴風雨雹樹木顛拔

丁巳 上詣 永慕殿行禫祭傳于政院曰前者景思殿禫祭後

因行朝上食今亦欲行此禮其問于大臣三公啓曰禮節人情先王之所制也前者景思殿雖行此禮其時則仁宗喪事未

畢為之雖不妨然此非禮也請勿行何如中廟禫祭後親行別祭禮則不諫仁朝禫祭

後欲行別祭禮則諫止或行或不行大臣之意未可知也傳曰然則視膳可也○舍入金

謝以三公意啓曰各道災傷御史近將發去如此凶年抽柱之

邑者多則御史往來其弊必多請於抽柱之時各道不過二三

邑何如且若察不法守令則緣此見逆迎送之弊亦不實請勿

察不法何如荅曰可禮曹判書判書尹元衡等啓曰祔太

廟後有宗廟社稷親行之禮今者祔廟臨迫且會盟以來月

十三日已推擇自上即位後時未廟見而徑行會盟祭未安

請於會盟祭前宗廟社稷擇日親祭何如又考前例則祔太

廟後有謁聖例謁聖則有取人例但以今年凶荒祔太廟別

試亦邀行於明年今不為謁聖別試矣有謁聖之舉則外方儒

生聞風全集慮其如此越不舉行亦為未安請謁聖以十月為

之別試以明年退行且我國嫡長子無後身死其妻家婦生存而

次子之子為祖父母或有服喪三年者或否者此是大禮而國
無定法至為未便請於朝廷廣議以定傳曰皆如啓但大舉別
試既已退行謁聖別試今又退行則是明年有兩別試也似為騷
擾遣史官議于三公尹仁鏡議謁聖別試退行事依禮曹
所啓為當李芑議一年兩舉取士不精則合於大舉無妨而若
以無前例為難則或明年初秋略試遇災勿舉亦當在 聖上
斟酌鄭順朋議明年初秋略試在京儒士待秋成大舉無妨○
咸鏡道觀察使鄭萬鍾馳啓曰咸興定平永興高原文川洪原
利城大雨不止川澤汎溢民家漂流人畜溺死不可勝數德源
府三十餘人因山頽壓死傳曰兩界關防重地而災變如此尤為
罔措○傳曰冬至方物既命減矣兩界水災為甚正朝方物並減
之○注書孫弘績省親而還 上令書啓所見民瘼弘績啓
曰臣父在扶安古阜泰仁金堤乃鄰邑之地故略有所聞見六
月大雨水漲右四邑米穀盡朽及至七月又值大水大野只有荒
草又八月蝗虫滿野赤頭白身非徒食穀盡食百草虫之所過

便為赤地如此者八九月而適因暴風冷雨交作虫皆腐死野
水盡赤民無所食或以草為食或以糠粃療飢菜色浮面若小緩
救荒之政則民之飢死不待明春其他處臣所往來一路諸邑類多
失農覆沙成川處甚多且扶安縣有鹿脯進上故獵鹿之舉甚數
雖在豐年民以裹糧久獵為病流亡者亦或有之况在今年民無
一升之糧而進上鹿脯不得不封進故守令亦不得廢獵凶年民
瘼莫此為甚進上固不可廢也然民之飢困若此故敢以聞見啓之
戊午傳于政院曰今見注書孫弘績書啓之事虫損極為慘
惓且其道內鹿脯限戊申年全減○傳于政院曰今年水災
無處無之不知何以為之以予憫惻之意下諭八道監司鰥寡
孤獨窮民之尤甚者其令都事巡審馳啓且令官給糧料各別
救恤○傳于政院曰全羅慶尚兩道御史今當發去一路農事及
百姓流離之狀皆令聞見來啓○傳于政院曰敬差官陳復昌今
其上來所經各官農事及民瘼問啓復昌啓曰自臣下去時
巨雨少日未幾盡傷至八月十六日大風大雨晝夜不止十

八日乃歇安邊府川水漲溢官廨頽圯民家六十餘區漂流不見基址少壯者緣木游水僅以得活老弱及女人二十餘口溺死田畝覆沒處不知其數臣之下去時中路得病至永平縣梁文驛距縣六七里而縣令李承仁以祖忌不出來護涉等事亦且不為退坐相望之地視之如他國人說有沈溺之患終無救援之意其不有君命事體埋沒近來紀綱解弛皆知自尊而不知尊君朝廷體貌無以維持所關甚重故敢啓傳曰今年水災無處不甚兩界又如此慘酷而今見啓辭固知所為李承仁事至為駭愕推考可也

已未

上御朝夕講論對○下書于八道觀察使曰眇予涼德

既乏馨香之升聞維天降監斯有譴告之荐臻旱蝗飢饉方軫餓孳之憂項洞泛溢奈切墊溺之恫哀我赤子哭死扶傷遂致漂蕩失所流離顛連鰥寡孤獨子子惻惻若至冬寒必多凍死言至於此痛害于心雖在按堵之平時仁政必先窮獨况罹胥溺之餘喘恤典其可緩施卿其亟令都事親加訪問從實開

發馳啓且須官給資糧至誠恤撫必使無寒無餓庶副子猶已溺
之之意○全羅道泰仁地震

庚申 上御朝夕講

辛酉 上御朝夕講○揚州牧使柳淑樂安郡守柳泗三嘉縣
監秦淵拜辭 上引見教以救荒撫民等事○上御夜對○夜

月暈

壬戌忠清道丹陽堤川永春蝗虫食禾

癸亥傳于黃海江原忠清道災傷御史曰一路農事及百姓窮
困之狀守令舉行荒政與否皆詳悉聞見來啓可也

甲子 仁宗紳主及位版將祔 宗廟延恩殿自 永慕殿移

御故 上出御思政殿簪下蓋有未安之意也○日暈

乙丑 行仁宗大王祔 太廟及延恩殿祭神主祔位版祔延恩殿

皆攝行也○傳于政院曰赦文當依 中宗大王祔廟例也且
印信偽造者議諸大臣並入赦文可也大臣以為印信偽造乃
大罪也論以雜犯赦宥未便為造功臣祿券受贈甚多與賊滿無

異今復立法使不得蒙宥至當答曰知道○大司憲安珰大司諫李寅等啓曰三年制終祔廟禮訖此莫大之慶雖懸數有例今年則曾已兩下大赦今若後下則是一年三赦古所未聞赦者廢天討虧國典故古人慎其數下三年一赦猶譏其失一年三赦何以鎮民心而示後世乎近來比年數赦民不畏法奸偽日滋赦書纔下囹圄隨滿甚者預期故犯長奸至此民風日衰災變之作亦未必不由於此請勿下赦答曰 祖宗朝喪畢後未有不赦之時今亦從前例故不允至於三啓竟不從之○頒赦于勤政殿百官陳賀權停禮也放雜犯死罪以下

丙寅 上御朝講于慶會樓下○咸鏡道觀察使李名珪拜辭慈殿垂簾出御 上亦御簾外引見名珪 慈殿數曰我國運蹇兩大王相繼賓天災變連仍予以薄德雖不死尚存未知國事終何如也近來水旱之變前古所無八道皆然而兩界尤甚此道關防重地災變如此民生流離軍糧亦必虛竭設有不虞之變何以措之卿其盡心竭力以救一道之民生名珪曰臣素無見

識又乏才幹今受重任恐不堪任也北道關防重地非他道之
比而令者凶荒太甚六鎮空虛何以措置極為憂念 慈殿教
曰近來貪污成風廉耻道喪而為監司者不嚴殿最致命侵漁
日甚自 上雖累下恤民之教而視為文具莫之舉行故民不
蒙一分之惠守令所畏者監司監司若剛明則積弊可革矣卿
其毋忘我言也且內需司奴婢亦是國民也當此流離自 上
已令半截其貢矣自 祖宗朝復戶蠲役而守令專不奉行大
抵近來無教上之心有陵上之風故慢不奉行而民受其弊也
名珪曰雖不下教臣子之情豈不欲出死力措置况而命如是
懇惻極為惶恐○副提學鄭彥慤與宣傳官李櫓俱來以一封
書入啓曰臣之女子從夫歸全羅道父子之情欲為遠送渡漢
江至良才驛則辟上有朱書見之則於國家關重至為駭愕故
臣等取來封啓此乃匿名書也不可取實然關重於國而人心
如彼欲 上知之故啓之李櫓亦啓曰彥慤之女乃臣同生兄婦也
同歸見之至為慘慘故共啓傳曰此不得志而怨上者之所為也

今予見之極為慘酷况臣予見之夫豈偶然哉仍傳于政院曰

領府事三公其速命名俄而三公至都承旨趙彥秀以三公意

啓曰右贊成閔齊仁判中樞府事許磁禮曹判書尹元衡亦請

命名傳曰可許磁即至閔齊仁尹元衡未及來下鄭彥慤所進書

于寘廳其書以朱書曰女主執政于上好臣李苞等弄權曰近

來災變極多天之所示何以如此其甚念慮非一而不能輒刻

安心未知將有何事乃今有如此之事此雖不可指的然恐有

各別所為之事故召卿等問之尹仁鏡等回啓曰見此朱書非

直迷劣者所為也然此乃匿名書不可取實也但臣等聞之近

年邪論指罪人為誣服指勳臣為無功飛騰不知出自何處也臺諫侍從亦皆

聞之未知言根所出臣等已欲以所聞從實上達但未知邪論

所出之根故未果耳此書雖不足取實然見此則邪論飛騰亦

不虛矣命名人負皆至當以所聞議啓俄而閔齊仁尹元衡亦

至傳曰啓意知道外間邪論自上何以知之是何歲月已久而

邪論猶未止也尤為罔極此書非書幽暗之中人所不見之處

也人所共見驛館之壁若是書之豈無見者以為尋常而不言亦未知其意也朱非人人所持之物驛館之人必有知者捉致而問之何如仁鏡等回啓曰捉致下人則必有弊矣行人出入之時館直常在無有空虛之時必有知者使察訪詳問則可以摘出故臣等已招察訪耳傳曰知道趙彥秀以三公意啓曰吏曹判書金光準亦請命召傳曰可俄而光準至於是尹仁鏡李苞鄭順朋許磁閔齊仁金光準尹元衡共議書之堅封以署入啓曰今此書啓者非見此壁書而始為書啓也臣等議之者多日矣當初定罪逆類時與謀之人或罷職或付處皆從輕而不依律故邪論之出如此功臣不緊之言亦多有之如此分明之事邪論不止此由禍根之人尚在故爾臣等共議啓之須即定罪詳錄于教書使中外知之又書一紙以啓曰生負許忠吉言於館中曰李德應不能忍杖誣服而已是豈實乎乃虛事也云請推問傳曰當初罪人奸狀昭著無疑而定罪之時刑其巨魁罔治脅從冀其悔過自新一心為國故不忍多置重律皆為從輕

而邪論至今不止者以其不嚴治而然也啓意當矣如落但坑
今謫遠方只有命脉朝夕難保已定之罪不可更改也許忠吉

事如啓三公封進書屹宋麟壽李若冰已上一罪李彥迪鄭磁

置權應我權應昌蘇惟沉李天啓權勿李德林亨秀韓樹安景松已

上遠方付處權撥宋希奎白仁傑李廷曉閱起文貴博李震李洪男

金振宗尹剛元趙璞安世亨尹忠元安餘已上付處尹仁鏡等回啓曰臣等所謂禍根

專為坑也豈偶然計而啓之為宗社大計固不可容其私意

請斷以大義傳曰骨肉相殘自古重事况既棄於遐地只存命

脉而已若無餘孽則復有何事不可改也三公私相語曰此不可止此而已但夜深後可

更啓 史臣曰芑等既以乙巳之人為逆賊欲實其事至於請殺

中廟之子甚矣

趙彥秀啓曰所謂一罪賜死乎依律乎敢稟傳曰賜死

丁卯 上御朝講副提學鄭彥懋曰小臣至良才驛見壁上朱

書關係國家至為驚愕臣子見之不可不啓故啓之但此匿名

書不可取實又不可推問矣然欲自上知人心不靖如此而

鎮定之故敢啓之且近來邪論飛騰宰相及下人皆已知之而不敢即啓者不知言根出處矣今以此書見之則邪論之興尤可知也自 上當初定罪時罪其魁首罔治賫從而以仁撫摩至於政事之間一無過舉而人心之不靖如此須鎮之人心可矣自 上以坑為骨肉之親而不置重典反側子不無以此藉口也人君與匹夫有異而 宗廟社稷為重不可不從朝廷之公論矣請割息正法且亂逆餘孽今既加罪矣但沈荅向 太王太妃幾人臣所不可道之言人臣幾如此之言豈可容在於天地之間乎荅之所言今欲啓達而口不可道之言故不敢啓之林亨秀與尹任同里閑為逆任瓜牙鷹犬故尹元衡當殺之言大唱於稠人廣衆之中其欲殺元衡者是欲助逆任也亂逆同心之情狀昭著無疑只為竄謫似輕矣○大司憲安珖大司諫李堂司諫尹仁恕執義鄭惟吉掌令尹釜洪曇持平柳堪尹玉獻納魚季瑄正言安軸沈守慶啓曰頃者逆類之罪之後脅從罔治者國家異其悔罪革心而近日邪論飛騰至以兇悖之辭筆之

在書至為驚愕臣等以耳目之官不能趁時聞見以啓至於有
罪在官者亦未及論啓大失言責不可在職請帝臣等之職答
曰邪論飛騰臺諫以耳目之官非欲掩置不啓也欲細知言根
而啓之也勿辭○大司憲安珰大司諫李瑩等啓曰亂逆之魁
既已伏辜而邪論不止者以其禍根之尚在也坑既為逆類之
所屬望則不可容在於天地之間而自 上曲為息貲至今不正
其罪故朝廷皆以為憂今復邪論飛騰終不可以私恩掩其大
義不念 宗社之重而使之假息以遺禍根也請斷以王法快
正其罪且權檢當初營救兇類之時借曰不知其謀及其逆狀
敗露之後尚為悖戾之言以語成遇其罪不可只竄近地請付
處遠地生負金禧年往在乙巳年間喜造異議托稱正論倡說
節中以亂儒生不附者斥之其後乃復倡言曰今之士林之禍
有同戊午甲子之禍欲以有罪之人歸於無罪之地鼓動邪說
以惑人聽至為兇惡請拿鞫答曰坑事邪論雖不止朝廷堂堂
復何有所為之事乎况坑以非參謀之人既竄極邊僅存命脉

而已骨肉相殘古今之所不忍故不允權撥以宰相之人既已
竄逐於外遠近無異故不允金禧年事如啓禧年被拿來三省
交坐推鞠之際臺諫以風聞之誤而論啓失實引嫌辭職大臣
等因此啓曰臺諫必的聞其不實故如是矣不可以前捧承傳
推之矣此人自前在館中托於正士習變亂是非者也以此所
失請竄謫從之坑及權撥事再啓不允○上御夕講○教中外
大小臣僚者老軍民人等 王若曰帝王之仁雖貴於宥奸兇
之賈從春秋之義實嚴於討亂賊之黨援法所當然事非得
已顧予冲質受此丕基方憂多亂之未堪頃罹羣慝之交構悍
梟稔攫毋之惡瘼狗畜吠主之謀於人不容固難擢髮而數其
罪在法無赦皆欲寢皮而快於心變夷合務其除根殄滅毋俾
其易種第以不忍之政乃體罔治之規庶使邪念之潛消用斯允
黨之自戢歲月既久誑誘益深尚未革其鴟音敢自掉其萬尾
直斥勳舊誦錄籍之無其功陰右逆類指伏誅之非其實黃鼓
外喙扇動禍機是由王法之失嚴以致人心之不靖宜舉常典

顯示明威猶慮玉石之焚尚寬市朝之肆並從末減姑置下刑
茲將宋麟壽李若水賜死李彥迪鄭磁極邊安置盧守慎丁燠
柳希春金鸞祥絕島安置權應挺權應昌鄭惟沈李天啓權勿
李湛林亨秀韓澍安景祐遠方付處權撥宋希奎白仁傑李彥
忱閔起文黃博李震李洪男金振宗尹剛元趙璠安世亨尹忠
元安給付處於戲臣無作惡作奸孽自己不可追也邦有義刑
義殺法在我其敢廢乎故茲教示想宜知悉○殺前叅判宋麟
壽于清州麟壽字眉叟息津人寓居清州之馬巖氣質清明德
性淳粹篤學力行在 中廟朝見忤於奸臣金安老遠謫于泗
川縣僑居四年足迹不出門外及安老之誅羽儀朝著未及大
施 今上初又為李苞尹元衡等所誣陷竟遭慘禍痛哉○彗
星出羽林星入天田星尾長七八尺許色赤○慶尚道金山地
震

戊辰傳曰其亟拿囚沈苓于禁府令鄭彥慤書啓沈苓之言鄭
彥慤以沈苓不道之言書啓

所謂不道之言指何事可為乎措

殿下曰阿只慈殿曰孫善

薩不可付攝政之權云彥慤仍自註曰阿只及孤善薩之言乃里閉間幾小之但語入臣所不可出諸口之言傳曰良

才壁上朱書見之者非一而爾獨見之即來啓達臣子職分之

所當為也人心如此薄惡故天災時變不止矣以林亨秀所為

之事見之則罪同罰異予甚恠焉且沈彥不道之言以臣子聞

之未安於心而亦啓之誠可嘉也彥被拿來三省交坐受刑四

次後大臣與禁府堂上啓曰彥之所言出於傳聞而亦有異同

指一似難彥既以誤言之罪極邊竄逐矣今之所推乃初竄逐

之罪而言辭切害有加於前傳言之際慮或轉輾益甚聞之者

不得不驚駭以啓也彥既受刑四次今加刑必置重典則恐非

罪疑惟輕之意答曰彥之罪初未知其言根也及觀鄭彥慤所

啓之辭知彥慤亦非下流以曾經言官之人豈妄聞而言也予

欲窮詰明示典刑果如其言則不可容於覆載之間大臣等回

啓曰沈彥以言語間事故初以是啓之上教至當彥竟死獄

中李芑等會賓廳招陳復昌問彥怨君上之○弘文館副提學

鄭彥慤直提學元繼儉典翰閣奎圖應教沈逢源校理成世章

南宮忱修撰柳景深副修撰尹潔正字安名世上劊其略曰賊

臣謀逆倡為擇質之論屬望在坑坑實逆魁而徒保私息久稽

義刑非所以承宗廟社稷之大計也遠稽前古近考國法人

臣為逆賊所屬望而得全其命未之有也雖不自知猶不可廢

刑况與知之迹昭著無疑決不可容貸林亨秀為逆賊爪牙元

衡當殺之言大唱於稠人廣眾之中欲殺元衡者其意欲助賊

任也如此之人止於付處豈可謂用罰之當罪乎答曰坑事朝

廷餘孽盡除則邪論自殄故不允林亨秀事當與大臣議處之

○良才察訪裴繡光書可疑人之名來告于政院左副承旨丁

應斗以其文理不屬且與所言不同使注書改書入啓問館直

重則曰去八月十三四日間驛吏柳根環四寸殊夫李揮來接

根環之家與年二十五六歲儒生入等橫行館舍及後見之則

有此朱書其他官員雖多過此只遠馬而去故疑此人所為也

即問根環則曰四寸殊夫李揮及長興庫河居儒生全義成等

值吾上京時來到吾家還下去則已出歸云繡光自驛入時

因柳根環之言全義成交厚俞彥弼乾川洞中路適逢執提而

來云此改書之辭因忙遽只記繡光之言也若一以繡光所書

為實則定是李揮等所書也聞繡光言則不見右人等以朱書

璧之時其過去後有此朱書而可疑云故應傳曰李揮全義成

斗從其言而使改書也繡光所書留中不下

俞彥弼等囚禁推考可也應斗啓曰此三人當即拿致矣推問時何以捧傳旨乎俞彥弼以義成交親被囚其迹與揮義成不同然其時往來之意亦未可知也何以為之傳曰李揮全義成橫行良才驛館橫行後壁上有如此之書是必汝等所為以此鞫問俞彥弼則與義成交親必有可問之事並囚

已已

上出勤政殿階上加上

聖烈大王大妃尊號

日仁上明

王大妃尊號

日恭

○行中宮冊封禮

○兩司

上劄請殺鳳城君

吮咎曰吮年少王子不識事理未知處身之道何有覬覦之心

我反覆計之骨肉相殘之事所不忍為故不允三啓不允○領

中樞府事洪彥弼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議政鄭順朋

判中樞府事許磁右贊成閔齊仁吏曹判書金光準禮曹判書

尹元衡會賓廳傳曰當初亂逆定罪之時不盡罪之者意以為

若治渠魁則其餘貳心者皆可以心而無異志也至今尚不

自懲邪論未殄此專由其時不分釋快治之故也今者大臣改

定其罪而林亨秀在付處之列物論以為非同罰異其議以啓

彥弼等回啓曰 上教允當當初脅從罔治使反側子自安而

邪論至今未殄林亨秀事臣等未及詳察置之緩典今聞 上

教惶恚惶恚今當更議以啓俄而以一單子密封入啓 林亨秀

李燭 邊安置郭珣鄭希登朴光佑鄭源奴成蕃鄭郁羅湜羅啟

李森 李若海李中悅金礎成子澤李若冰宋麟壽林亨秀尹興

仁 尹興義尹興禮柳希曾柳希頰柳希閔柳

希孟李鶴齡柳光纘李文瑚 已上籍沒家產曰當初定罪時臣等

為推官不以律治之此臣等之過也前者賜死之人及殞於杖

下者與罪人子息等皆有參謀之罪亦宜籍沒故書啓且林

亨秀以一罪處之李燭逆臣李輝之四寸有預謀之情且有延

坐之法隨後議之故亦書啓答曰皆如啓賜前牧使林亨秀死

時陳復昌深嫉亨秀鄭彥懸為副提學結復昌共為尹元衡鷹

犬揚言於玉堂曰亨秀常言元衡可殺此有異心者也今可請

置極典左右無一人應之者尹絜曰可以罪之遂上劄論之絜

平時言必稱亨秀而陰附復昌贊助邪議中無所主可知矣

至

亨秀

時

羅

在

家

將

死

拜

辭

兩

親

顧

謂

其

子

曰

我

不

為

惡

而

亮

料

無

動

色

舉

藥

將

飲

笑

謂

義

禁

府

書

吏

曰

君

亦

可

飲

一

杯

不

或

處

矣

豈

可

死

於

幽

暗

之

彥

弼

等

啓

曰

坑

事

大

關

宗

社

臣

等

今

欲

議

啓

而

適

有

大

禮

且

臺

諫

時

方

論

執

自

上

必

聽

納

故

不

處

矣

豈

可

死

於

幽

暗

之

彥

弼

等

啓

曰

坑

事

大

關

宗

社

臣

等

今

欲

議

啓

而

適

有

大

禮

且

臺

諫

時

方

論

執

自

上

必

聽

納

故

不

處

矣

豈

可

死

於

幽

暗

之

彥

弼

等

啓

曰

坑

事

大

關

宗

社

臣

等

今

欲

議

啓

而

適

有

大

禮

且

臺

諫

時

方

論

執

自

上

必

聽

納

故

不

處

矣

豈

可

死

於

幽

暗

之

彥

弼

等

啓

曰

坑

事

大

關

宗

社

臣

等

今

欲

議

啓

而

適

有

大

禮

且

臺

諫

時

方

論

執

自

上

必

聽

納

故

不

處

矣

豈

可

死

於

幽

暗

之

彥

弼

等

啓

曰

坑

事

大

關

宗

社

臣

等

今

欲

議

啓

而

適

有

大

禮

且

臺

諫

時

方

論

執

自

上

必

聽

納

故

不

處

矣

豈

可

死

於

幽

暗

之

彥

弼

等

啓

曰

坑

事

大

關

宗

社

臣

等

今

欲

議

啓

而

適

有

大

禮

且

臺

諫

時

方

論

執

自

上

啓答曰知道○三公以一封書遣舍人李鐸入啓曰罪人等籍沒時有遺漏者故題名封進請並籍沒傳曰如啓乃瑠子誤詞也庚午兩司三啓訖事不允○義禁府堂上閔齊仁等以全義成等供辭來啓傳曰此類乃無賴之徒假稱儒生者也况書品頓殊更無可疑之事勿推放送

辛未兩司四啓訖事不允○舍人李鐸以三公意啓曰臣等聞罪人瑠子誤家封閉官負專不用意且不禁雜人使偷取財物至於傍近人家亦為封閉使財物被偷其官負等請各別推考且聞他罪人家封閉官負亦皆不禁止使財物被偷或有借居罪人之家者而封閉時亦使財物被偷請並推考且災傷御史所見各異其被捉處八道中必皆有應罷之負今者八道凶荒迎送有弊前例有如此之時則有降資之事災傷被捉應罷守令請降資勿罷傳曰災傷被捉應罷守令降資勿罷事如啓誤家封閉官負以為尋常而循私用情不畏國法前日罪人家封閉時亦多闔夾財物誤家封閉官負先罷後推其他家封閉官

真亦如啓推考○大司憲安珪等啓曰權知承文院副正字金

忠甲以逆臣李輝妻甥常時詭論多有傳會權知承文院副正

字韓灝以逆任里閑之人相為交通不可在朝請削奪官爵門

外黜送禮曹正郎朴承任弘文館修撰柳景深多有物論景深李

德應之薦拔承任與不可在之職請罷答曰皆如啓○囚人許

忠吉在獄中上疏其略曰臣與逆賊李德應既非連屬之親又

無交契之分居不同里閑臣中庚子年生負李德應中癸卯年

生負纔過一年又中甲辰年及第前後專不相知臣雖無狀亦

詳聞逆賊李德應之招辭其與柳灌柳仁淑輩陰圖不軌之狀

事證彰著首尾明白臣庶之間者莫不吐舌寒心臣雖至愚至

妄何敢倡說其誣服之言哉設使臣設此言於館中則在傍聞

之者非七八人必三四人也若使對臣面質則臣之情狀難諱

矣後大臣等啓以為受刑至於六次之多請以喜為詭激之論

定罪遠竄從之

壬申 上御晝講侍講官沈逢源曰屹身負大惡之名不可

一日容於天地之間在春秋之法入皆得以討之昔象之禍止於舜之一身故舜容之管蔡之亂係於土室故周公誅之公義與私息之有異於此可知舜與周公非有優劣也易地則皆然也况之罪關係於宗社故臺諫為宗社沐浴請討者非一再也而至今留難物情至為憤鬱請速快從典經安名世曰大凡人臣雖不與知若犯大惡之名則雖一日不得容於天地之間矣况况與謀情迹昭著無疑固不可容貸而至今苟全兇命朝廷之請討者非一而自上海諉以骨肉相殘所不忍為况之於殿下屬籍已絕不可謂骨肉而由難至此請速斷以大義

癸酉

上御朝講○以陳復昌為議政府檢詳柳潛為弘文館副修撰姜士安李文馨為藝文館奉教

甲戌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閔齊仁曰近者邪論飛騰人心不

靖故朝廷共憂之曾欲啓達而適因國家多事未及啓之加罪餘孽非因壁書而發也大臣之議已定於前故追論而改定其罪在王法罔赦故也被罪者亦必服矣然其事出於匿名書之

後不知者必以為以匿名書而追論也當初不以王法定罪而到
今追論故人心疑懼矣大抵近來紀綱解弛自 上當以威刑
立紀綱然宜以仁厚之德常為根本 聖念每留於此則朝廷
及四方咸服而人心終乃鎮定矣○慶尚道觀察使任虎臣以
觀親來京至是還歸 上引見曰今年凶荒近古所無而八道
皆然民生救活實難矣其賑恤之條已盡於下書矣但民生之
不見撫恤守令之不能奉法也軍卒之不能安接邊將之侵漁
無厭也予心軫念豈有其極卿其留意虎臣曰敢不盡心以體
上教○上御夕講

乙亥 上御朝講侍講官李滉曰外方場市民多逐末盜賊亦
繁故國家禁之今者凶荒已極民間交易有無必賴場市以資
資今又禁場市民何以資活臣見今年被災之處未穀盡為腐
傷田穀亦為暴風冷雨所傷民無所食自前荒歲亦不禁場市
使之相資以救急當此凶年一切禁之則民甚病焉勿禁何如
且自來年正月命禁惡布禁之固當也但有新織之布然後可

禁前日麤惡之布今年木花專無豈能有所新織乎若禁之則民
何以資生乎知其必不能行而不去其法是使民玩法也姑勿
禁之何如○政院啓曰日本國使送正副使二船當依約條接
待矣但慶忻首座船一隻以兩廟進香事來而今既喪畢請
議于大臣傳曰可大臣議啓曰前日對馬進香倭人已接待以
亦許待為當傳曰可三公啓曰自即位後避正殿已以其所以
避之者以其遇災未安恐懼修省之意也今者風水之災雖云
如此各道農事近更詳聞則慶尚忠清全羅等道不甚失農况
今秋成之後日氣漸寒不可以御月廊且復正殿後多有所行
之禮請速復正殿傳曰今年災異千古所無復正殿極為未安
待秋成酌處之今則不可復也再啓從之○上御夕講○上銜
夜對

丙子傳曰大臣啓請復正殿故從之但今年災變慘酷反覆思
之復膳動樂於予心未安勿捧傳旨可也政院回啓曰昨日大
臣共議曰復正殿則不當減膳撤樂前例亦然况朝賀等禮亦

不得已用禁令以此意入啓而昨因夜深未即落之傳曰復正
殿亦為不可而因大臣啓勉從之矣今年災變極為慘酷復膳
動樂予何敢安

丁丑禮曹啓曰來閏九月十三日當行會盟祭翼日行宴但十
七日當親行文廟祭則十四日乃散齋之日不可行宴祭天飲
福亦不可退文廟祭改卜日何如傳曰退行可也

戊寅政院以兼司僕許璜告變書一封入啓命囚昌寧副守勳

金馬副守勉于義禁府許璜告變時承旨趙彥秀韓叫蔡世英
丁應斗周世瞻坐政院辟下人潛問其

事且使史官不參聽令三省交坐推鞫許璜供詞羅淑婢允伊所謂 至

上幼冲 大妃執政如此殺人之語與事干各人招辭有相抵

牾事于所供亦曰璜與昌寧守金馬守有宿嫌而推閱則果如

其言璜所告之事皆不實傳曰許璜其刑訊昌寧守金馬守雖

璜所告不實不無與尹任交結之事宗親不得交結朝官自有

其法以此照律可也璜後乃承服以誣告反坐擬以一罪傳曰

許璜無知之人其減死勿為籍沒於是大臣等啓曰大典內凡

亂言而情理切害者斬而籍沒璜造為觸上之言未有如此切
害之甚者決不可減死荅曰許璜以無知之人希賞構成而已
非自為觸上不道之言故不允再啓不允憲府啓曰大逆誣告
反坐之法載在三尺許璜非但誣告而已且其承服之言曰如此
事自 上所樂聞之事欲得好爵而告之云若此兇惡之人豈
在原例諫院亦啓之皆不允後累啓從之○上幸昌德宮
齋宿于崇文堂禮曹啓曰 殿下行奠禮降復位之後其間節
次甚多故上下不堪久立之苦大抵祭祀當以誠敬為王若久立
困倦則誠敬不專禮貌亦多遺失常以此禮為未便今者三
公六曹會議 殿下降復位後執禮唱跪禮儀使啓請跪 殿
下跪在位者皆跪將至初獻時執禮唱俯伏興平身禮儀使啓
請 殿下亦俯伏興平身在位者亦俯伏興平身則庶不失禮
執禮唱俯伏興平身禮儀使啓請 殿下亦俯伏興平身在位
者亦俯伏興平身則庶不失禮貌而祭祀亦盡誠敬矣傳曰可
○夜三鼓 上由北神門就御于 宗廟齋室

閏九月己卯朔 上親享于宗廟○舍人李鐸以三公意啓曰
正殿則例不減膳撤樂今者既復正殿而尚減膳撤樂至為
未安且自即位後未朝羣臣朝羣臣則受賀時不得不用樂
傳曰復膳用樂未安於意會盟祭飲福時用樂可也三公固請
用樂上乃許之

辛巳彗星出天倉星入坤方天際色赤尾長一丈許流星又出
王井星入天矢星尾長五六尺許色赤光燭地

壬午 上親祭于社稷○兩司啓訖事不允又啓曰柳希春詳
聞尹任等事而合同之日佯為不知下從長官之議幾失事機
故絕島安置矣但濟州去家鄉不遠至為未便請移于極邊權
撥其罪不止於移配近地請遠竄權應昌以逐臣柳灌族人為
其所推譽相與交厚不可只竄於家鄉近地請移配遠地星州
牧使李潤慶其子中悅身犯大逆不為緣坐亦幸矣而在勲籍
物情皆以為未便請削勲罷黜答曰柳希春權撥權應昌等事
已定久矣不須改之李潤慶削勲過重故不允柳希春權撥權

應昌事再啟依允李潤慶事不允○兩司上劄略曰坑與瑠俱是逆賊之所藉而擇貧之說全為坑而殺誅瑠而存坑已非誅賊之義臣等雖無狀固當愛君以禮啟迪以親愛之道豈欲使殿下施王法於骨肉乎坑雖為殿下之至親屬籍已絕人所共誅不可復以兄弟論也請快正王法荅曰坑年少誰與為謀予不從廷議者欲使情義兩全耳

癸未全羅道觀察使

具壽

狀啟曰臣到靈巖見月出山則諸峯

衆脊崩頽幾至一百四十餘處山骨皆出大抵山川形勢自北而南此邑濱在海南地窮山盡之處我國諸山氣脉所萃而變恠至此豈無人事之失有以召之尤為驚愕傳曰災變非常而不錄其崩毀日月詳錄馳啟事下諭○全羅道觀察使

具壽

狀啟

曰前全州府尹朴祐年老有病多致廢事不無民怨故因其病辭請遞此人素以清苦守身文墨自娛且不事生產雖在村庄艱繼朝夕之奉虔心不煩老而不衰貧污末世如此之輩亦所罕見乞賜召還優容舊老養以祿食傳曰朴祐清介予

亦聞之矣其加一資付祿職於京使不至失祿可也○前温陽

郡守申健以一封書啓曰臣之三寸姪申守得奴子以呈上言

事到京昨日還宮時於駕前呈上言後有上言一張遺落路中

取來示臣臣見之則上言內有關係國家之言以臣子見之不

可虛棄故來啓上言乃天城堡入居私奴都致終金等子順天

縣監梁允温與逆賊尹任爲姻家仁宗大王昇殿後受由於

蓋司私自上來與桂林君尹任昏夜相從閉門同議尹任賜死

及隱於智異山不延及其身故還赴任尹任等今已伏辜矣同

是參謀之人至今保全其辜來通引及京主人文昌京房子漢

水等推問後允温論以大傳曰此事實不實有上言之意則

逆事若不實則反坐云云傳曰此事實不實有上言之意則

誠非細事求禮縣監梁允温拿來推問而允温往來于京時所

率下人等並拿致推問可也告者卞伊山莫石若不知去處招

問順天京主人摘出推問而求禮京主人則先捉致以此意推

問允温乙巳八月來往京師之由允温受刑一次後大臣及禁府

堂上等啓曰允温與尹任婚姻之家往來相見非可恠也而今

若加刑必欲取服則非徒恐殞林下乃陷於卞伊山術中以啓

下民皆官長之弊允温以逆賊婚家當依他例不叙豈因卞伊

山告訐而啓後弊乎答曰允溫言端不直予欲窮詰大臣啓之
如是竄逐可也○兩司三啓訐事不允李潤慶事亦三啓不允○
弘文館副提學鄭彥慤直提學元繼儉典翰閔荃應教李滉
校理成世章南宮忱副修撰柳潛正字安名世等上劄略曰伏以
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訐不軌之心現於推卜之日無忌之狀發
於折簡之時則其為無君不道之罪已盡昭著豈持無將而已
哉舉朝休從之請今已一再矣 殿下教之曰處置得宜則
奸人自消又曰餘孽治之則邪論自殄若不去禍根而奸人邪
論自底消殄果如 殿下之教則乙巳除賊之後丙午加罪之
餘人心邪論已可鎮定何至今紛紛未已愈久而愈甚乎伏願
殿下深念 宗社大計劃息正法答曰反覆思之痛切於心故
不從朝廷之公論

甲申 上御朝夕講

乙酉 上御朝夕講○夜流星出羽林星入天田星尾長二三
尺許色赤流星又出室星入西方天際尾長一丈許色赤流星

又出北斗魁星入參左肩星尾長四五尺許色赤光燭地

丙戌 上御朝夕講

丁亥 上御朝夕講

辛卯 上率百官行會盟祭于神武門外○檢詳以三公意啓

曰會盟祭乃國家大事考見 祖宗朝之例則王子君全數隨

參皆書于會盟錄今則一不來參非徒事體極為埋沒又無

臣子之義宗親府邸廳及宗簿寺官負不為檢舉請推荅曰

下官豈能檢上官子推其本身可也○兩司啓况及李潤慶事

于允

壬辰下平海居儒生金國忠上言 大略曰金安老時其腹心兒

人今者居鄉作孽毒民尹任之黨且有遺漏而陰助凶人者不無也丁酉乙巳山人遺漏者考之推案難顯達之人毋惜祛絕

云于政院曰今日大臣會闕庭時其以是示之○上御勤政殿

行會盟宴○兩司論况及李潤慶事况事不允李潤慶從之兩

司又啓曰承文院副正字林復用心及覆言語不根 林復之父

酉年人至安老用事之時生負金禧年謂曰安老之黨且復與禧年同居一洞之中為禧年所不與故居常憤怨曰禧年吾之

不共戴天之讐也及其乙巳之後構成虛語過性士大夫家說

日權年指言今之土封之禍有同甲子戊午之禍云不可不慮

也一時甚諫聞而發之兩司合啟禮年厥後詳聞禮年之事請

罷從之○領府事洪彥弼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議政

鄭順朋右贊成閔齊仁左參贊沈連源右參贊任權會賓廳

啟曰玩罪大關 宗社固不可一日偷生而近來偷生者已久

請速斷以大義割恩正法臣等已欲啟之臺諫方啟意必快

故來啟自 上以為天親而留難朝廷則豈可容此人乎請勿

留難答曰玩事反覆計之非自犯之事骨肉相殘古今大變所

不忍為故不允洪彥弼等再啟曰玩罪大關宗社臣等反覆

思之不可一日偷生於覆載之間請速割恩正法此不得已得

請而後已故不計夜深敢此更啟管蔡之罪只曰周公將不利

於孺子而猶且誅之况玩則克人之謀立情狀既已昭著而留

難若此請速快斷答曰管蔡身犯之罪也玩則為奸人藉口而已

一罪所不忍加故不得從啟意彥弼等三啟曰夜深累啟為

未安但玩之罪非輕臣等必期於得請而後退矣自 上見

其推案則可知其情矣非徒不可容赦固當即置於王法而至
今留難失刑極矣自 上不忍亦不恭矣但國家大義不當如
是請快斷答曰玩只存命脉而已奸黨盡除其存何關奸人
籍口而已非其所知何可加大罪乎反覆計之所不忍為故留難
耳

癸巳兩司論玩事五啓不允領府事洪彥弼等啓曰玩罪臣等
已盡啓之無餘蘊矣其情狀昭著於推案若下覽則自 上當
洞照其與謀也朝廷以大義為重而私情只行於一家而已君
臣之義固不可以私恩廢之所謂骨肉相殘者如晉朝相爭相奪
之類也非此之謂也臣等豈偶然計而如是敢啓乎請速快斷
以大義此事自始至今凡三發而不已者不得已得請而後
已故也自 上每曰人倫大變不可忍為所謂人倫之重大者
莫大於君臣烏得以兄弟之私情廢君臣之大義乎請即快斷
答曰玩事以私情不得廢王法當矣然此非自作自謀之爭豈
可諉諸大義不揆之人情天理乎反覆計之決不可斷以極罪

彥弼等再啓曰推案自

上細覽則可知其罪矣自

上不忘

慈愛之情而留難如此然朝廷以大義為重固不可容其私情之地也自古帝王於息義情法豈偶然計之然以宗社為重故皆不得以私息廢大義以私情廢王法矣此事臣等不得已得請而後退矣請速斷以大義兵曹判書尚震工曹判書尹思翼戶曹判書鄭世虎漢城府判尹宋璵吏曹判書金光準禮曹判書尹元衡左尹羅世績禮曹參判金萬鈞戶曹參判申瑛刑曹參判南世健右尹柳辰全戶曹參議金弘胤兵曹參議洪春卿工曹參議元混吏曹參議沈光彥兵曹參知沈通源啓曰頃之罪關係宗社不可以私情廢天討周公處變所不得已情義輕重自有所在請亟從廷議以快物情答曰自古兄弟之間雖有相殘事勢不得已然也此則餘孽盡除人心自定矣何可強置大罪垂殺兄之名於萬世乎決不可決焉洪彥弼等及六曹又啓曰歷代帝王於骨肉之情亦豈偶然以宗社為重故皆斷以大義是豈息愛薄也不得已而然也此事亦當斷以大

義然後 宗社之計得矣今者國勢危疑後日之變何以知之
人心事勢亦何以知之臣等只有憂國一念不得已得請而
後已故昨日亦既夜深而敢啓者有以也請即快斷弘文館副
提學鄭彥慤等上劄請正坑罪者大臣六曹弘文館曰 宗社
大計予豈不念但今賊黨盡除國勢粗安豈忍加坑以大罪乎
是故不從廷議矣弘文館再劄不允洪彥弼等及六曹啓曰
仁宗大漸之際尹任三父子與李德應謀因坑問安之來招入
大內欲傳大寶是豈特藉口而已賴天之靈大統既正設有不
幸坑其能拒乎是罪愈於自犯也兇邪之徒誑誘已深人心至
今未靖不去其本萌芽復生難可盡禁况今 殿下幼冲國勢
危疑不可以尋常處之禮有封君之子臣諸父昆弟坑於屬當
為臣而不可謂兄也臣子豈可干君之位乎以義誅之正得春
秋之法烏有殺兄惡名乎以人情論之子有罪而父誅之以天
理言之臣干位而君用法豈不大公耶 殿下雖以兄私視之
臣等決不可共生也亟循王法毋繫私情答曰 仁宗大漸時

逆賊三父子入內陰圖 宗危之社安可勝言然國事今已粗
安豈有他事且自古慶兄弟之道豈盡以法乎反覆思之置於
大辟所不忍焉不允○夜月食流星出五車星入參星尾長一
丈許色赤

甲午 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洪暹曰臣聞儒生之事不勝寒心
居館者甚少殊無興勸之意大抵人君為政興學校乃其先務
也近無興學校之事儒生之不居館亦或宜矣士氣摧折未有
甚於此時也人君躬行禮義於上則自然從化也至於經學詞
章亦鼓舞事也庭試殿講雖或為之或作或輟則不可以此勸
勸人材也新即位之初躬謁先聖乃是盛事也遠近拭目固非
尋常視學之例也臨時所為之事下人不可知也振作之事願
以至誠為之若為殿講庭試只給分畫而欲使人材鼓舞則難
矣○都承旨趙彥秀左承旨韓崱右承旨蔡世英右副承旨
李元祐同副承旨周世鵬啓曰坑之罪狀舉朝已盡啓之更無
加啓之言自上首念 宗社之重次思不可以私息廢天討快

從廷議亟正王法傳曰阮以奸人藉口之事不可輕置大罪不
從廷議耳○兩司論阮事再啓不允瑄等乃辭職而退已而因
大臣之啓命阮圍籬安置使之自處而名瑄等言之於是瑄等遂
就職○領議政尹仁鏡等及六曹啓曰阮非止藉口而已為逆
賊之所屬望而推卜之事出於一家傳寶之說見於賊招其為
自犯昭著無疑神人所共憤覆載所不容則 殿下雖欲施私
息臣等豈復與共戴一天請斷以大義亟正王法答曰舉朝累日
論執之意予豈不知乎非但予心未安 慈殿亦極傷痛尤阮

未安決不可從焉尹仁鏡等再啓答曰朝廷所論予豈不信乎
予之不從者欲使情法兩全而骨肉之間殘傷之事亦所不忍

故也勉從朝廷之議圍籬安置使之自處

觀者稱之在諸王子中最為賢明故乙巳年得禍最酷初謫
珍以王室至親與得保全買田營產為久計及自處之命下人
不忍告治喪已畢始語之即沐浴更衣而死即斂于推發引而
歸邑人莫不流涕後有鬼憑巫自謂阮魂將欲還京三陟入始
設祠祀之後漸至江陵又移
橫城惡民以為怨讟所致

史臣曰阮雖曰逆徒藉口所無自為之事阮何得知阮實

天顯之親雖舉朝爭之待以不死可也其教曰使之自處云則雖不加顯戮實殺之也以春秋之法則當書曰殺公子

坑

○以韓景祿為推誠協翼定難衛社功臣成祿大夫清原府院君尹金孫為奮義靖國功臣崇祿大夫坡城君丁玉亨為推誠定難衛社功臣崇祿大夫錦川君閔齊仁為推誠協翼定難衛社功臣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驪原君申光漢為推誠定難衛社功臣崇政大夫靈城君崔演為推誠定難衛社功臣資憲大夫東原君金光準為推誠協翼定難衛社功臣正憲大夫吏曹判書上洛君尹元衡為推誠協翼定難衛社功臣正憲大夫禮曹判書瑞原君洪暹為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萬年為推誠定難衛社功臣正義大夫寶城君宋世珩為推誠定難衛社功臣嘉義大夫壺山君宋麒壽為推誠定難衛社功臣嘉義大夫德恩君許磁為推誠協翼炳樂定難衛社功臣崇祿大夫判中樞府事陽川君朴漢宗為推誠定難衛社功臣嘉義大夫密城君

丁應斗為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吳謙為嘉善大夫全州
府尹南宮淑為承政院左副承旨沈通源為同副承旨崔彥浩
為推誠定難衛社功臣朝奉大夫繕工監僉正柳堪為司憲府
持平安軸為司諫院正言柳潛為弘文館副修撰李純孝為承政院
注書李潤慶為星州牧使李元祐為嘉善大夫行龍驤衛大護軍
林九齡為推誠協翼定難衛社功臣折衝將軍行義興衛副護軍
乙未洪暹辭免啓曰正二品資憲加人君所以待賢能之具故
受人以此加則受之者知所以自重而於人見聞莫不榮慕焉
未聞以此加為父兄推恩子弟承蔭之用也功臣之子既衆帶礪
之盟國家休戚義當共之恩賜之差自有其物何必以待宰相
之加加之彼同在二品之列之人亦必曰嫡長承蔭者猶得為
二品國家重宰相之意果安在哉不但著與臣為齒而亦將解
體名器之賤自臣而始則不但上累清明之治青史之譏豈不
可畏請諒臣懇為國家惜名器亟命改正傳曰卿以人器論之
豈不合於六卿乎 祖宗朝重待功臣之事固如是不須辭之

遲五啓不允○憲府啓曰都事雖無專決之事糾檢各邑守令
為任非輕全羅道都事金麟厚雖曾為侍從之人病酒踈濶不
可為劇道都事之任請適谷曰如啓

丙申 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任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徒事

於刑刑罰之酷無過商鞅臨渭論囚渭水盡赤而二世即亡夫

國有罪人以其治化之不達也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况其情

狀未明而嚴刑酷訊則枉死箠楚之下安保其必無乎若徒以

刑罰治之則民無所措手足矣任權乃義禁府堂上也牽連罪人者充滿國國久滯不放故以慎刑

及之 ○壺山君宋世珩以諺簡密啓其書曰全城正奴子八人

執婢子四人與文主及曰府院君林百齡妻小臣三寸姪女也巫女詛呪怨懟君上云

夜間有投此書于其家此乃匿名書而又以諺文書之似不得

其實但語多屬上臣子見之不可不達故敢啓傳曰雖匿名書

其事狀似為昭然不可不推亟召三公義禁府堂上推鞠于慶

會南門外可也

史臣曰匿名書雖父子間不得相傳乃先王深遠之大法也

而良才不_書之獻始出於鄭彥慈而申健世珩之啓相續以致人心驚懼莫知爰止如申健者固不足道至於世珩居宰相之列亦有是事不知在父子亦不相傳之深意乎觀三公啓辭寧不忸怩乎既曰不可取實則何以曰虛棄下安乎鄙哉其無識甚矣

領議政尹仁鏡等奉命詣慶會南門以匿名書按名收捕推鞠以啓曰右人等不但平問依法壓膝以問皆不服少無端緒可見大抵匿名書雖父子間不得傳說此若受理則後弊無窮以此書所言見之必怨其女主而謀欲陷之又欲毀其同類出於嫌怨之事若以為取實而推之則其後弊有不可勝言者矣何以為之答曰此雖匿名書似為昭然欲窮詰得情姑囚禁府後日更問可也

三省交坐推鞠則其語所書人等皆答以不知別無端緒故並命放送

○傳曰全城

正妻前者亦以怨懟之言發於林百齡之家竄黜門外

丁酉 上御勤政殿行分軸宴○流星出玉井星入天倉星上

長一尺許色白

戊戌 上御朝講○傳曰來十月初一日 恭懿王大妃誕日

進豐呈 勿行可也禮曹啓曰凡人為老親獻壽猶不可廢今者

國恤已畢停進豐呈極為未安傳曰 兩大妃以災變不絕凶

荒太甚不許行之故不得從耳○日暈

己亥 上御朝夕講○三公啓曰初一日 王大妃誕日進豐

呈禮曹啓請而自 上命停之水災雖云甚酷不必皆然其中

尤甚處只金海梁山而已今年凶荒振古所無無處不然豈獨二邑而已乎三年喪畢

為 上殿之事其可計其小弊而不為乎請勿停之又啓于

慈殿曰進豐呈此乃自 上為 上殿之事也不可廢也請俯

從 上答曰今年非但凶荒災變亦多 兩大妃皆以為予可

行之累請不允故不得為也 慈殿答曰予以累德叨叅國事

災變凶荒無如此時夙夜恐懼王大妃雖喪畢餘哀未盡其肯

受盛宴乎三公又啓曰外方守令春秋會其一邑之民為養老

宴者所以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孝悌者為治之先而禮樂用

之然後和氣生若以廢不用則教化不行士大夫得一壺酒猶

以為悅親之具而况自 上為 上殿之事乎上行下效此教

化之事也且為功臣則凡事皆不廢而會盟宴分軸此則為

上殿之事而乃命停之下人誰無父母乎教國人以孝尤不可

廢也 王大妃雖教以餘哀未畢三年已過聖人亦與之樂夫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謂之禮樂者豈必在於進豐呈乎此意並

啓于 慈殿 上答曰以大臣再三啓之之意雖強請於 慈

殿而教以若未安於心則雖日用三牲之養何益茲以難於更

達 慈殿答曰上行下效之言至當矣予以不德當國災異如

此夫豈安心 中廟朝若遇如此之災則大小之事皆廢不舉

予以何心受此大宴乎決不可從之

庚子 上御朝夕講典經安名世曰 上軫念凶荒警懼災變

命停進豐呈意則至矣但功臣分軸宴會盟飲福宴是燕羣臣

之事而尚且用樂况為 上之事豈可廢而不舉乎後日大臣

領府事洪彥弼領議政賜几杖必將賜樂今之不為進豐呈豈

安於心乎○水星見於東方○江原道平昌雷動羣雉驚鳴蔚

珍西南間有聲如雷寧越自南震動大鳴向北正如雷鳴旌善雷動

壬寅

上幸昌德宮齋宿于崇文堂

將以躬奠先聖也

○夜月暈

癸卯

上出自昌德宮詣大成殿行酌獻禮御明倫堂出題試

儒生

筭樞戶曹請伏冗官省浮費

又出御下輦臺試武科大司憲安珩等

啓曰幸學取士將以勸勵多士作成人材而今聞製述未入格者亦許出身 祖宗朝雖製述優等之人不輕取之故人材各

自勸勵彬彬輩出而近世間用次等之人故儒生皆懷僥倖之心而專不鍊業人材日就卑下今年別試已令勿為而遽為試取已失信於多士而復取不入格之文則儒生必為解體既係匪輕次等之人請令勿取以重科舉以獎人材答曰入格者數少而古亦有此例不可更改不允再啓不允○文武科放榜取進士李壽鐵等六人取內禁衛徐練等十二人

甲辰領議政尹仁鏞左議政李芑右議政鄭順朋啓曰進豐呈事因災變而命停之矣辛丑年之災甚於今年大禮之事 中廟

皆不廢災變雖曰慘酷守已過矣 上之恐懼修省亦為至矣

况誕日豈可虛度乎此意並啟于 慈殿慈殿答曰凡宴禮必

心神和泰然後可以為之今年災變後世見之則予之慚德豈

有極乎假使設宴豈其和樂乎 王大妃亦餘哀未殄豈忍受

此大宴乎決不可從之 上答曰 上殿之教如是故不允仁

鏡等再啟曰 上殿常懷未安之心在下者豈得安心而天心

亦安得而和乎帝王遇災當其時恐懼修省豈每為恐懼乎聖

人遇災亦不至於過憂人心如此天意豈和而災變何時而無

乎谷曰誕日則 初一日 王大妃 誕日二 只進晝饌歲時當為

進豐呈仁鏡等又啟曰人主所仰者天也天心不安則天氣不

和天氣不和則陰陽晦冥寒暑失序而災變以之生也人主必不

安也臣下所仰者人主也人主之心不安則臣下亦不能安而天

必從人亦以之感矣 慈殿今遇災變每懷憂懼心不得一

日安者徒臣等不知所為 主上亦不得安焉以此觀之人情

之不安可知而天心之不安從可占矣臣等祇為宴樂只為

上心之和而禮樂行也且聖人所為只欲其警戒而非為心失安也故聖人戒其恐懼憂患也若常恐懼憂患何事能濟

上猶不允尹仁鏡李芑又啓曰臣等與洪彥弼今將賜几杖此乃君恩莫大之慶當會宰相於家以侑恩慶如此災變時至為惶恐近者慶賀之事亦皆為之故暨欲行宴答曰其勿以予之不受宴為念各自安心行宴

中臣曰君子之事君也猶恐其君之不恐懼修省小人之事君也惟恐其君之不肆志寵樂矧今欲已之肆志寵樂而沮君之恐懼修省至以為上殿之心不安則人心不安天氣不和陰陽寒暑失序而災生不亦無忌憚之甚乎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

○傳曰今見平安監司之啓湯德等四官被災尤甚今方乏食至為寒心下諭于監司收得民間私儲穀以賑救之各從其願給價可也

乙巳 上御朝講特進官鄭萬鍾曰臣頃在咸鏡道道內驛路

日漸凋殘而平原德山等驛奴婢投托於内需司者至於三十餘口其驛因此尤弊如不得還下投屬者則或量給其代或令該曹更為分棟何如六鎮人物日漸稀罕者以其萬戶僉使守令輩或稱奴婢多率以來設關於磨天嶺如中原之山海關譏察出入則非但更無出來之路於彼人往來時亦知其難犯矣

良宮屬

試與 太祖舊宅之基今為本宮以良民別屬於宮者謂之良宮屬必營婢背主者皆於此投托冒稱官屬木

主莫敢與本官相爭至於被奪怨呼相聞

祖宗朝則三百戶而有別差

內需司遣其私屬一

人稱委差監護本宮三年而遠

掌魚物進上之事 中宗朝李長坤為監司

時啓而廢之至末年乃復立今則厥戶甚多民之投屬者寔繁軍士日少非細事也嗣服之初遠近拭目願望聖治如此之事一皆革罷以充闕軍或定其各驛日守則夫豈偶然○以崔彥浩為忠勲府經歷李壽鐵為成均館典籍

丙午

上御朝夕講○兩司啓曰爵秩者人主之所以礪世磨

鈍之器也所當重惜不可濫施今者功臣嫡長或以准職或以年滿七十濫受堂上以上之加况文武名臣自能身致宰相之

人並授蔭加承蔭之加豈可施於宰相之人乎請並改正以重
名器答曰不允○大司諫李瑈等上劄曰伏以新政方隆人心
咸悅而近者奸慝之類多有蓄嫌圖報之心或搆虛告訴或匿
名投書大獄連起無辜並逮中外危懼不能自安若此不已其
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也自 上或疑人心至今不靖至於
匿名之書並命推鞠使奸慝得售其術朝廷皆以為未便而屬
上之事不敢遽落悠悠容默迄至于今以致 聖上毀匿名書
不問之律臣等之罪亦大矣大抵推鞠不逞將以靖人心而無
形之獄反致人心之不靖此豈聖明之義事乎律文之意人所
共知而敢為秘獻似欲蓋愆而固位指宋世珩以前有物論言官請
罷職是果有識者之為乎伏願上以堅定 聖心下以鎮服人

心遵守舊法杜絕後弊不勝幸甚

史臣曰當此時亦有如此之論其公論之不泯庶乎可嘉但
售奸報嫌之徒虛捏無形之言以致桁楊狼籍筭楚盈庭無
辜橫罹怨讟朋興而身任言責默無一言及其獄事告畢始

為此劄吁亦晚矣

丁未 上御晝講

十月戊申朔 上率百官陳賀 恭懿王大妃誕日○上召對

○憲府啓曰直講朴詠人物麤雜傾險前日喜為附託被論之

後猶不自悔至發怨憾之言司諫尹仁恕持平尹玉嘗會於友

則不能為好爵幸善終云玉言於同列有是啓至為悖戾請

削奪官爵不叙答曰如啓○弘文館副提學鄭彥愨等上劄略

曰伏覩刑典云雖係干國事父子之間亦不得傳說蓋以匿其

名而書之者無非逞其鬼蜮之術雖其所書之事間或不虛若

一開推論之端則後日之匿名者將無以禁之人心之傾危將

無以鎮之日者之獄誠以彼有可疑之端非特以其書之所云

也然大獄起於無名之狀人心不能自安豈不大有妨於明正

之治乎抱薪而救火火愈熾揚湯而止沸沸愈甚今也欲定人

心而開匿名之門何以異此哉豈律之端非但有累於新政無

窮之弊將自此而啓之答曰此匿名書形迹可疑故推其下人

欲知端緒不無後弊故已止矣○傳曰今因江原監司狀啓知
訖已死棺槨喪需令官中備給喪柩及其妻上來時護送事監
司處下諭可也

史臣曰宋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宰相章惇以簡王似對后
欲立端王佶惇曰端王浪子耳徽宗既定位不以似為惇所
屬意而加之罪為之寵錫封爵其後王府史語言指斥送大
理獄驗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疏救甚力徽宗雖罷
出公望而頗用其言止治其左右王卒以善終夫以徽宗之不
君其處兄弟之間猶能若是至如淮南厲王之於漢秦王廷
羨濟王竑之於宋雖皆有背叛之迹而其死或出於憂迫或
因於賊臣非其君之命也然而後世之秉義論事者猶為文
帝等數君深病之何也彼雖有負於國國之所以處彼尤不
可不盡其道故爾何況無罪而連累於他犯者哉以此言之
國家之待訖非徒有愧於徽宗亦且不及於數君者而訖之
冤死殆有甚於向者福城之冤死自古防禍二字直使人

籲天無從而抱痛入地者皆不可忍又可忍於至親之間哉
噫

已酉傳曰阮以非自犯之事而竟致於死復職禮葬可也棺槨
已令本道備給矣必不堪用以禮葬所用給之其族親為護喪
往者其給馬○政院啓曰阮復職禮葬事下教矣但此是重事
可與大臣議以處之傳曰阮雖云得罪 宗社非其自作之罪
而今已死矣 先王遺體如不得斂葬則情義可矜予須議諸
大臣

庚戌

上率百官迎勅于慕華館

禮部題為不職陪臣被盜勅書事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禮科抄出該朝鮮國王王奏該議政府批啓據司隨准刑部

呈等因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隨准刑部

盜為竊盜公文事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廷松題前事看儀

職掌原該禮部有行合咨前去查照經自議參覆題施行等因

准此案查先該本部題該朝鮮國王差吏曹參議李嘯賁進

張泰聖旨朝鮮國王奏進紙張具見忠敬合賜銀一百兩常服
緡絲紗羅各一襲差來使臣賁絲設二表裏還寫勅諭王欽此
俱經欽遵給付陪臣李嘯賁領訖通查案呈到部看得今此朝
鮮國陪臣李嘯賁被盜緣由除沿邊失事官員弁伴送序班李時
貞等已經刑部覆題各另提問外為照朝鮮國王進獻張忠
城固有可嘉而朝生錫以金幣勅書恩義尤重陪臣李嘯賁正宜

慶於賈奉陪臣關防仰承 皇上汪濊之恩 俯稱本玉使 任之儀

斯無忝於奉使之職也 今乃 爾 論音于 薩奇既乖 故事之儀

委囊旁于 駙門復踏慢 歲之戒 致使邊鄙 愚氓乘機盜竊 利其

資貨燬及 勅書况 驅馳已遠 於數程 覺察更進 於信宿 又不利

奏請處分 輒自先歸 本國論其 怠事責 固難辭 似非 外國陪 臣得

以奉使天 朝方慶 遭逢之 盛今乃 以失事 獲罪似 非 慰安 遠

人之 心况 據李 燮告 稱在途 患病 失於 關防 情似 可原 聖上

候命下之 日本部 移咨 本國將 李燮等 悉從 寬宥 以彰 聖上

曠蕩之恩 及照 朝 鳥 國王 嗣服 以來 奉職 惟 恪 德 音 為 歉 詞 非

職即 陳謝 過之 靡 違 且 以 不得 延 恩 開 讀 恭 聽 德 音 為 歉 詞 非

外飾 誠本 由秉 足徵 守邦 之禮 益見 畏天 之 實 其所 燬 勅書 似 應

補給 但陪 臣李 燮已 將 欽 賜 銀 兩 常 服 先 行 責 回 本 國 合 無 於 令

次進 紙 回 賜 勅書 內 加 賜 天 語 褒 加 以 昭 慕 義 之 忱 惟 復 區 行

翰 林 院 撰 文 補 給 伏 乞 聖 裁 緣 係 不 職 陪 臣 被 盜 勅 書 及 取 擅 何 奉 聖 旨 是 前 勅 准 補 給 ○ 領 議 政 尹 仁 鏡 左 議 政 李 苞 右

議政鄭順朋左贊成閔齊仁左叅贊沈連源右叅贊任權啓曰

直講朴詠以諫院所啓命黜門外朝官之人罪不分明而遽命

黜送往者有此等事而人皆未便臣等非為朴詠而啓之此不

可開端故敢啓答曰勿為黜送○大司諫李贊司諫尹仁恕獻

納魚季瑄正言安舳沈守慶啓曰頃為 宗社之賊故朝廷請

誅而自 上特施私恩不明示王法使之自處已為失刑甚矣

而即命復職禮葬使若無罪者然物情極為未便此雖 殿下

殿下

友愛之至情 宗社之賊不可以死生而異其法也請亟還收
成命答曰不允憲府亦啓不允○日暈

辛亥賜成均館奴婢并十五口田畝并十五結賜四學奴婢并
十口○憲府啓曰臣等聞朴詠與人言曰卜者言我年五十後
當帶黃金且得令終云三發此言以嘗被論之人怨憾而發此
言且前日以畫納交於尹任附託於他宰相得為六曹郎官其
為刑官多有鄙陋之事且歷論所駁言官用心至為悖戾故曾
請削奪不叙矣今命本府推之如此之人不可使本府推之請
移禁府答曰如啓○兩司啓坑勿為復職禮葬事不允○京城
兩雹交下雷動○忠清道及京畿豐德楊根陰竹雷動黃海道信
川鳳山平山載寧地震屋宇微動又雷動全羅道南原雲峯
地震江原道鐵原雷動平安道甑山兩雹雷動成川雷動大作
江西三登江東咸從龍岡雷動

壬子 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任權曰近者刑賞皆失其中非
特一二事也刑賞如是其不中則國事將日至於非矣小臣以

為賞潛刑失人無所措手足終夜耿耿達曙不寐今於經席敢以啓之○兩司啓坑事不允○傳曰幸學之日大司成趙士秀製七箴以獻別賜白大鹿皮一張以示予嘉納之意○兩司啓坑勿復爵不允○以柳潛為弘文館修撰韓智元為副修撰林九齡為行南陽都護府使黃憲為知中樞府事李元佑為行僉知中樞府事○全羅道金堤動雷

癸丑 上行望宮禮

節即千秋節也

○領議政尹仁鏡等承命會議啓

曰磨天嶺設關及灰峴設驛慶源府阿吾地堡移鎮便否難以遙度令監司兵使親審以啓後當更議之被擄人勿令居本住南北道魚膠箭升令入送軍士衲衣隨宜縫造入送等事宜如所啓各牧場馬不合國用者有時量給殘驛兵水營及各鎮堡立番闕軍減徵之議此則不可行也典設司司僕寺諸真及皂肆之屬皆為苦役閭落一空江原道尤甚以他道民丁多在處推移充定之事亦當平安道江邊置御史事非 祖宗朝舊例不可為也革罷良官屬充定軍額之事則自 祖宗朝所為之

事仍舊為之可也。答曰：皆依所議為之。但平安道江邊置御史，此非祖宗朝之事。雖難創置，然近來邊將侵漁軍卒，邊氓之困苦無如此時。予意欲罷評事，置御史於江邊，則邊將庶乎少戢，而民可以少蘇矣。仁鏡等回啓曰：中原則有十三布政司，巡按御史矣。我國與中原制度有異，監司之有都事兩界兵使之有評事，自有其制。御史雖往，不得為兵使之幕下士。評事擇遣為當。○上召對。○成均館知事申光漢同知事李薇大司成趙士秀率館學諸生於上視學之後，進箋陳謝于聖烈仁明大王大妃及上。大妃答曰：觀今謝箋，此實主上勸獎之意。予何敢當乎？勿謝。○兩司啓：玩勿復爵，不允。甲寅 上御朝夕講。○兩司啓：玩勿復爵，不允。○上御夜對。乙卯 傳曰：黃海道所進生獐，減數可也。○夜天中電光。丙辰 上於思政殿閣門內，親傳香祝于諸獻官。來初十日
冬享大祭○奪直講朴詠告身。戊午 上御朝參。○上御朝講于思政殿。大妃垂簾同聽政。

上御于簾外西向俯伏領經筵事李芑曰父子相隱乃本於天理順於人情故律文亦以父子相為容隱亦本諸經義也律有十惡而干名犯義言其君父之事者居先趙光祖之事當時雖以為善而父兄之惡亦不諱之故兄弟朋友畏而莫敢有言者今弊風尚存師友道廢不能相信皆以言為諱誠非細慮也又曰尹任柳灌柳仁淑謀逆之事實為非常當初定罪之時猶不分明罪狀而據安世遇金明胤進告乃始治之彼若不告則不能明示於其時臣意以為彼二人亦可錄其功而自 上以為告之於端緒已出之後不在功勳之列矣尹任等當初定罪不嚴故人心不靜其後更為後律籍沒然漸加其罪人心搖動亦在於不得已也金安老見敗後人皆呼名追罵有同賤隸尹任柳灌柳仁淑雖已伏誅而必稱其爺其盜名於一時可知中宗朝靖國功臣不為厚待習俗以此為然也常時雖賤人進告其亂言則即為功臣厚其爵秩以酬之今亦特施其恩典不可循途守轍且當初定難之時小臣非所自知實是尹元衡尹

敦仁之所指及其論功元衡居二等臣居一等反在其上心實未安且崔輔漢亦至一品而元衡尚在二品臣每欲啓之自上以至親而引嫌故時未啓之臣之成此大功皆是元衡之功而凡息數則過優於元衡尤為惶恐 仁宗大漸之時尹任三父子皆入侍其後推問之時乃以謂尹興義最後以入其時侍衛內官不直言之至為非矣興義自初入侍 仁宗病大漸操筆欲書而不能以示興義曰汝知見乎此亦留中不出人莫之知其時又有內班院避御之言是皆任等欲辟其內官與內人謀為不測之術也小臣其時以兵曹判書入直聞見而知之自慈殿問安內官絡繹不絕而皆不得入內官等不能言之於他處必來言於臣臣以謂事勢如此何以為之乎今以此啓之矣特進官許磁曰尹任當初不能推之以律者不能詳知其事也臣與李芑皆參推鞫而不以亂逆推之自 上亦以為只治巨魁賈從罔治以此人心尚今不靖小臣為推官不能快治其為罪過夫豈有極乎每念至此無地自容尹元衡以其懋功尚不在崇班

論議皆以為未便小臣有何功勞而反居元衡之上乎李芑曰李
潤慶以中悅之父削勳而尚保其爵如其削勳則是有罪也雖
不緣坐而亂逆人之父豈得保其爵乎權應挺權應昌兄弟罪
同而應昌竄於遐裔應挺猶在南方宜以罪罪之也應昌與柳
灌之同生為切族故灌待之如子息應挺亦無間於應昌者也
大司憲安珉曰李芑之言至當 大妃教曰尹任之事人不細
知今者左相之言至當自 中宗朝謀計甚險包藏禍心而朝
廷上下皆信聽其言久矣丁酉年間任聽金安老之陰囑謀危
國母之事觀許垞之供指則可知其情狀矣彼乃先自揣度東
宮無子欲除宗室之當次者其兇謀秘計極為陰險誑誘人心
多殺慘酷之言其時鄭順朋具壽聃暨達於經筵之上一時之
人舉信尹任之陰囑不知終置 宗社於何地耶甲辰十月鄭
順朋又啓之其時 中宗命竄尹任於外如是則邪說庶可少止
而朝廷皆為啓之終使不竄人臣不計 宗社之重徒聞尹任
陰慘之言而如是可乎 中宗自初至終少無間於 仁宗夫

豈有一毫他念哉 仁宗在天之靈亦必臨之甲辰年 中宗
未寧欲傳位於東宮而朝廷反以為疑故終不果也其後 中
宗昇遐 仁宗嗣位於理順矣而逆賊尹任乃交結柳仁淑又
締結柳灌權勢日重一時朝廷皆知趨附於權勢而無一人欲
救 宗社者國事將日非而莫之憂也當其時哀遽罔極之中
朝廷是非其何以言之哉終至於 仁宗賓天於初喪遑遑之
際數其尹元老之罪口難容說 主上即位君臣之分已定而內
外煽動謀危王室 宗社岌岌殆哉而朝廷無有言之者故自
上密諭於二三大臣以開其端尹任之凶狀自爾皆著則雖不
治脅從而皆可以改過自新回心向國矣人心尚今不靖必其
陰慝反逆之狀不能詳知而亦不知逆類之罪重故也以此不
獲已而加罪事甚苟且朝廷無一人敢為剪除其小人者自上
亦言無節義之人也但當初不能快治其逆賊者實欲其改過遷
善之意也司諫尹仁恕曰逆賊推案外人不得見之 祖宗朝
亦有武定寶鑑臣意以為依此印出使之廣布則愚夫愚婦皆

得知之而邪論不起矣安珣曰尹任等亂逆之事古今所罕故其推案令各司謄書而宰相之人則或有得見矣其他各司則未知其盡謄也 大妃曰逆賊之事印布中外之言至當自上當初暨為開端只治巨魁餘皆不治彼時人心不能無疑未得洞知其情至安世遇金明胤進告然後定罪果不為無功矣然此乃已為開端之後也當其熾盛之時無一人敢言其事者自上罪此三人然後彼乃見而告之故不錄其勲也 仁宗大漸之時尹任一家皆入侍而其所為之事多矣予於 仁宗雖非親母自幼時長育於宮中 仁宗天性仁厚事予至誠兩間情義之厚夫豈有極外間亦豈不聞乎 仁宗病革欲見予而有 一言予亦欲來而內外防之使予不得來欲相語而竟未之果以至於罔極 主上嗣位任等恐其禍將及已謀立他人當其時內外共謀之事朝廷豈能盡知同知經筵事沈連源曰任等在前所為之事其為悖戾故及其敗露知其禍之難逃遂生謀無所不為也 大妃曰彼皆出其死心以圖保身之計以

生及逆之謀內外既為之事何可盡言乎 宗社之傾危在於

斯須之間及其再安 宗社此乃天佑神助固非人力之所

能致也且左相言尹元衡功優而居二等云自上至親故計其公

私而為之也况元衡豈能獨為數三大臣始為協謀故終成大

功豈可居一等乎禍迫朝夕之時如無助之者則雖獨盡心於

國事何能有濟乎彼逆類之誣人固非一日尚今人心之不定

亦以是哉特進官宋瑄曰 中廟朝小臣在於外間雖不詳知

其時之事而尹任自 中廟朝所為之事及 仁宗即位後包

藏禍心之意臣豈不知乎 仁宗大漸之時臣以五衛將入直

臣子之心何有紀極乎當其憂危之時有人來言曰刑曹判意

尹任入內侍藥又繼而言曰任之三子皆入一家並入臣意以

為彼乃前者不無所為之事若 仁宗終至莫測則恐其幸有

從中起事於臣迷劣之心獨坐於此所計數其入衛軍士則只

十九名私自語曰朕有不虞之變則以此軍士何能為乎初一

日昇遐後未明時尹任出去于西門外云其於悲慟之中乃以

彼之出去為喜其後臣赴京聞尹任等被罪之事以其素知其人之如此故始聞而不恠還至遼東又詳聞之及至還京益聞其所不聞至為駭憐人心已知其凶謀何患乎不定若自每以不定為念則其無安定之時矣安瑤曰尹任內外同謀之事則前豈知之乎但以容貌身之人人皆知其兇慝士大夫孰不知乎西門外各司齊會時聞尹任入於大內皆為騷動古今安有如此事乎非但兇悖之人不可入侍雖善良之人不可開端也 大妃曰雖切親豈可入侍人君之病乎尹任父子之入侍以謀危國事也是乃古今所無之事任之父子知人不從已意然後乃言 仁宗傳位 主上之命初以為暑治巨魁則其下自爾回心向義更有何事乎乃與初計有異以而不靖故漸加其罪或置重典或竄于外反為未安徒增傷嘆如非尹任則朝廷晏然士大夫豈至於多傷而坑亦可以保全矣得罪者如是其甚多皆任之罪也尹任恕曰小臣每欲啓達以其國家得罪之人涉於營救故不敢臣為通州郡守時聞有邪說之多播

恐其禍迫於朝夕 仁宗無嗣若保護 聖上則國家庶可安
矣乃欲上疏請早定國本而通川無紙送其疏藁於京使之書
來而丁熿見其疏藁曰雖不得封為世第亦可保養此言最切
也此人雖多罪其有異志則未知也時諫院知小臣有此意議
欲劾臣丁熿又通之於臣曰予以君疏為得而諫院之議如是
丁寧簡通如有異心則其肯若是乎 大妃曰 中宗朝公議
猶存至 仁宗朝柳灌等權勢日熾人多趨附勢之然也丁熿
之情自上豈盡知乎

史臣曰謹按李芑之極陳元衡之功者以元衡為戚里欲以
悅 大妃之意也金明胤安世遇特蠅營狗苟之輩欲乘時
附會而謂其功可錄應挺兄弟詆毀其身而必欲逆諸遐裔
其為謀巧且潛矣尹仁恕乃奸佞人也欲阿意求媚敢以此
啓之不亦詐乎

○上御夕講○弘文館副提學鄭彥愨直提學元繼儉典翰閔
荃應教李滉副應教沈逢源校理成世章南宮忱副校理宋贊

修撰柳潛副修撰韓智源李戡正字安名世上劄曰伏以訢既
為逆賊之魁而得罪 宗社則在王法所當顯誅而曲施恩典
使不即金木神人之憤猶為未快而况復其爵而申之以禮葬
乎兇逆之罪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古人猶曰不可今也非但赦
之又從以優恤之出命顛倒典刑益壞其何以示萬民而垂後
世乎有言責者論啓未久旋即停之有同尋常之事綱常所關
果可以塞責而止乎其他耳目之任尚多廢闕臣等職在論思
亦何敢容嘿而不言乎伏願 殿下亟收成命以終天誅答曰
以大義言之則所論當矣然訢事非自犯乃奸人欲遂其術藉
口而已至於死後以凡人葬焉情甚可矜故臺諫累日論執而
不允臺諫豈為塞責乎自上不允之意丁寧故也臺諫廢闕之
事予未之知也

史臣曰訢既死非其罪其不可以王子禮葬之乎

已未 上御朝講檢討官李戡曰訢屬籍已絕而不加顯誅神
人之憤猶為未快今者又命復職禮葬物情尤為未便而臺諫

論執未久遽即停啓故上劄矣傳曰臺諫勢難在職適之○是日開城府雨下如注雷電大作府官以聞傳曰冬雷之變無歲無之近又大作如此極為未安○以黃憲為漢城府判尹宋璵為司憲府大司憲沈通源為承政院右副承旨鄭彥愨為同副承旨

史臣曰彥愨本一邪毒傾覆之人也首起丁未之禍斬伐士林人皆切齒而使居喉舌之地掌出納之任嗚呼殆哉

元繼儉為弘文館副提學柳辰全為司諫院大司諫李英賢為司諫沈逢源尹雨為司憲府掌令趙光玉南宮悅為司憲府持平朴永俊為司諫院獻納趙邦宗金希參為正言○黃海道海州雷動載寧松禾雨雪雷動平安道甑山雷動咸鏡道高原雷動庚申 上御朝夕講○南陽府使林九齡拜辭 上引見曰近來凶荒太甚民不聊生深用愍惻爾其盡心救活

辛酉 上御朝夕講○傳曰糾察百司在於法司而近來解弛殊無糾察之事此意招憲府城上所言之○傳曰近來政事時

雜人紛亂大小朝官入闕之時前後引路左右扶掖此事前所
未聞而今成此風如此之人不為糾禁至為非矣

史臣曰時奔競成風一官之闕求者如簇政事之時捧宰相
之簡呈于政廳為銓衡者不計人物之賢愚惟以請簡之高
下擬差故政事之時出入之人如是紛亂也

○憲府啓曰坑身負重罪關係宗社殿下安得以骨肉待
之自處之恩亦已過矣殊非朝廷討賊之本意况遽命復職又
加大葬乎討賊之義無間存沒古今之定理也請亟收成命以
快臣民之憤前臺諫等苟循上旨遽即停啓不職甚矣不可
不懲請並罷星州牧使李潤慶既削勲籍不可仍授嘉善之加
且知其子之與於逆黨而潛漏招辭使之先自書啓方在喉舌
之地雖父子之間不可相通厥罪非輕尚保爵位至為未便請
改正嘉善加並罷其職李彥迪李潤慶尹參皆已削勲而使喚
之人猶在原從之籍與於逆謀身在竄逐者亦尚并錄事甚顛
倒請令忠勲府並皆削去罪人權應挺本以慶尚之人今配全

羅道距家鄉不遠殊無遠竄之意請移配遠道頃者不以本道
之人為監司雖非經常之法實救弊之善意况全羅道人心風
俗大異他道無賴之徒托為親故干請恐嚇寅緣作弊列邑守
令應接恐後弊及於民當此凶歲尤不可不革此風也監司宋
世珩都事李依舊皆以本道之人一時除授至為未便請並適
工曹叅議許伯琦多有物議不合六曹堂上請適諫院啓曰坑
之逆首當嚴天討特施寬典物情猶為憤鬱其身雖死尚有餘
罪命復其職使以禮葬政刑之紊莫此為甚請速還收戍命星
州牧使李潤慶既削勳籍而尚在其職物情以為未便請罷
荅兩司曰坑事雖云罪關宗社非其自犯之事乃奸人藉口
而已先王骨肉以凡人例葬之於情義可矜故復其職矣不
可更改李潤慶事以父子之間於情意所不忍而為之也子被
大罪父為勳籍顛倒云故已削勳矣若其職則不可改也許伯
琦物論誠如是則必自慎其職事不須適之李彥迪李潤慶等
之使喚者則已矣尹參則非如他例雖削勳籍其所使喚之人

不無其功不可改之。答府曰：宋世珩李依蕃事，皆如啓前臺諫事，非苟循上旨以上旨之。丁寧故停啓矣，不可罷職。權應挺事，其配所雖近家鄉，有何妨焉？不允。

壬戌，上御思政殿，親講試儒生。左議政李苞曰：「吭事前者不允，故兩司方論啓。臣等亦欲啓之，而未及。今乃敢啓，吭之禮葬復職刑賞大異，臣意以為職則不當復葬，如王子例於情似宜。且臣雖鹵莽，居其位不敢不言。」李潤慶權應挺等事，兩司所啓至當，請勿留難。答曰：「吭事予豈不計之？雖云關於宗社，非自犯之事，乃奸人藉口而已。其身則已死，以凡人例葬之，情意可矜。然朝廷大臣啓之，故其職則不復之葬，事依王子例為之，可也。權應挺事既已定罪，歸于配所久矣。然朝廷大臣豈偶然計而啓之？如啓可也。李潤慶事子死於逆，而父錄勲籍誠如啓意，嘉善加則改正其職，則勿罷。」○兩司啓吭勿葬，以王子前臺諫罷職許伯琦、帝差李潤慶罷職事，不允。

癸亥，領議政尹仁鏡詣藥房問安。答曰：「平安矣。」又啓曰：「上體。」

雖似平安勿早御經筵荅曰啓意知道○移配權應徒于成鏡道端川○兩司啓坑勿葬以王子前臺諫罷職李潤慶罷職事不允

甲子傳曰尹任等賊黨之事包藏禍心非一朝一夕之故其兇謀逆計外間之人容或有不知者其依武定寶鑑印出廣布事議于大臣○兩司啓坑勿葬以王子前臺諫罷職李潤慶罷職事不允

乙丑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苞右議政鄭順朋等謝曰昨日都試賜酒樂此雖古事近以天災進豐呈等事皆廢此實特恩故臣等來謝荅曰此乃古事其勿謝之仁鏡等又啓曰進豐呈乃為上之禮廢而不為事甚未安來二十二日 大王大妃誕日請行進豐呈荅曰 慈殿之意堅定故前者大臣懇請亦不從之不得已欲於歲時為之○三公議啓曰尹仁恕所啓尹任兇逆之狀外人不能詳知依武定寶鑑印出以示中外事至當不得已設局修撰印出矣荅曰雖不設局忠勲府可以為之尹

任包藏禍心非一朝一夕自丁酉年始構其謀所由來者漸矣
宜備錄此言○兩司啓况勿葬以王子前臺諫罷職李潤慶罷
職事不允○憲府啓曰李首慶趙璠干於逆類身在竄逐而尚
在原從之類况以逆首亦參其中同錄之人皆以為未安請並
削去答曰如啓○以閔齊仁為議政府左贊成黃憲為右贊成
崔漢為漢城府判尹陳復昌為議政府舍人金澍為弘文館副
應教李士弼為司憲府持平金光轍為全羅道觀察使
丙寅忠勲以左議政李芑意啓曰尹任等包藏禍心自丁酉年
已有端緒必須詳悉載錄而後可以洞諭中外矣忠勲府堂上
不可獨任其修輯預議政尹仁鏡詳知丁酉之事請使與右議
政鄭順朋同議磨勘禮曹判書尹元衡亦令同參傳曰可○
上御夕講○兩司啓况勿葬以王子前臺諫罷職李潤慶罷職
事不允

丁卯右贊成黃憲啓曰小臣在 中宗朝 厚蒙天恩位至六卿
每思踰分日夜兢惕於國家小無絲毫之補而只欲使國家靖

安而已嘗其時為逆賊所忌憚而莫能容也至于 仁宗朝逆賊

締結黨授陰謀不測之禍而 聖上即位自伏其罪小臣適以毋

喪在草土之中聞兇徒既除朝野清明國家和平始無疑懼之心

私自語曰除受軍職未班則榮寵足矣彼承殊眷擢授貳公之位

聞命之日感激鴻恩無地自容請速遞三職更擇賢者而授之

傳曰勿辭○兩司啓坑勿葬以壬子前臺諫罷職李潤慶罷職事

不允○夜流星出天市東桓入西方天際尾長二三尺許色白

戊辰 上御夕講○兩司啓坑勿葬以壬子李潤慶罷職前臺

諫罷職事不允○憲府啓曰 仁宗大王祔 延恩殿時位數

漸多則恐弊及於民凡祭物不別定只以奉常寺餘剩之物進

排各差備亦不加定 聖慮至矣今聞前月間承旨周世鵬以

監膳進去殿薛里囑于承旨各色掌六名啓請加出云此殿各

色掌元數二十八名雖增一位未為不足非薛里所得私請非

承旨所得擅改一開其端流弊無窮薛里承旨請先罷後推以

杜後弊答曰不允後累啓不允○傳于禮曹曰士大夫無子而

只有孫死後無服喪之人則情禮俱乖矣若長子之妻生存而父母身死則次子之長子為祖父母報三年之喪可也

己巳兩司啓訢勿葬以王子李潤慶罷職事不允

庚午 上御朝夕講○兩司啓訢勿葬以王子李潤慶罷職事不允○上御夜對

辛未命官試藝宗親于勤政殿○兩司啓訢勿葬以王子李潤慶罷職事不允

壬申兩司啓訢勿葬以王子李潤慶罷職事不允

癸酉傳曰申秀涇以死罪照律則拿來結案也以擅離配所照律則不必拿來以此照律事判付可也○上召對○兩司啓訢勿葬以王子李潤慶罷職事不允

甲戌 上召對○奏聞使宋純還自京師○兩司啓訢勿葬以王子李潤慶罷職事不允又啓曰申秀涇照律事禁府據法啓請而命減至再凡所聞見莫不駭恠豈可以一豎子之故累廢定法請依禁府初啓速斷其罪答曰若在京則依法拿來

已在謫所驛路有弊不須拿來

乙亥兩司啓坑勿葬以王子申秀涇拿推李潤慶罷職事不允
○憲府啓曰內官金承寶李承豪當 仁宗大漸之時以承傳
色與逆賊尹任相為表裏事狀顯著中外皆知莫不痛憤不可
以中官之微而尚置闕內請削職竄外荅曰金承寶等無顯著
之事削職竄外過重只罷其職

丙子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議政鄭順朋啓曰武定寶
鑑磨鍊事已令為之右贊成黃憲亦知丁酉年事請並隨察且
必憑考史記而為之黃憲尹元衡請並兼春秋傳曰可○兩司
啓坑勿葬以王子李潤慶罷職申秀涇拿推內官金承寶李承
豪削職竄外事荅曰皆不允金承寶李承豪只削其職可也

丁丑兩司啓坑勿葬以王子李潤慶罷職申秀涇拿推內官金
承寶李承豪竄外事不允○開城留守金明胤狀啓曰府居儒
生朴成林服 中宗 仁宗兩大王之喪至為可嘉傳曰無知
窮材之民為君居喪至於如此依俞彥謙少孝行薦教麟蹄縣監 例除職

十一月戊寅朔 上行冬至望闕禮又陳賀于 聖烈仁明大

王大妃殿及 恭懿王大妃殿○兩司請勿葬坑以王子禮李

潤慶罷職申秀涇拿推不允

已卯 上御朝講○兩司啓坑及李潤慶申秀涇事不允○觀

象監啓曰測候宗廟洞口及惠政橋兩處仰奎日晷大陽行度

冬至晝並差違簡儀臺大圭表彰七丈三尺六寸小圭表影一

丈四尺五寸六分○夜流星出句陳星入北方天際尾長四尺

許色赤

庚辰 上御書講○兩司啓坑勿葬以王子禮李潤慶罷職申

秀涇拿推事不允○日暈

辛巳兩司啓坑勿葬以王子禮李潤慶罷職申秀涇拿推事坑

事依允潤慶秀涇事不允

壬午 上御夕講○兩司啓李潤慶罷職申秀涇拿推事不允

癸未大司憲宋璠大司諫柳辰全執義李無彊司諫李英賢持

平李士弼獻納朴永俊正言趙邦宗金希參啓曰金承寶李承

豪罪犯極為關重當以其罪罪之臣等只以竄外啓之所失非
輕請適答曰金承寶李承豪傳命之際雖有小失已竄於外豈
可過於此而加重乎勿辭○兩司啓曰金承寶李承豪皆以承
傳色 仁宗大漸之際于書傳位之命令下于政院而從中廢
閣使 宗社幾危於賊任之手其盤結同謀之狀極為兇慘當
初以方侍 仁宗魂殿不即定罪朝廷之失刑亦已甚矣請推
鞫依律定罪以快臣民之憤答曰金承寶等事傳位之命雖云
從中廢閣非出已意竄外是矣不須推鞫又啓申秀涇拿推事
不允○以黃憲為議政府右贊成兼知春秋館事尹元衡為禮
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禹錦為司憲府掌令閔荃為議政府檢
詳尹玉為弘文館校理韓智源為修撰

甲申 上召對○兩司啓金承寶等推鞫申秀涇拿推事不允
乙酉遣史官摘奸于刑獄仍傳于政院曰時方寒亟固宜恤囚
非自己所犯而牽連拘繫者其悉放之○兩司啓金承寶等推
鞫依律申秀涇拿推事不允

丙戌 上御晝講○兩司啓金承寶等推鞠依律申秀涇拿推

事不允○遼東委官江潮通事康鎮等齎漂流人金萬賢等解
送移咨到義順館本州牧使請以其所齎咨文出視則江潮等
答曰俺等當齎到王京交割云牧使接舊例喻以不可上京之
意則江潮等不聽強欲上京牧使具由馳啓命大臣議之尹仁
鏡議遼東批差內國王前交割云不得已依批差施行但遼東
咨及咨付例於義州交割非一二度今據前例及覆開說猶不
聽從則勢難拒之李芭議遼東委官通事等直欲到王京交割
公幹在前皆然義州牧使據例拒之故不得上來也今觀差批
亦如前例只在牧使據前例善辭不令上來耳但今咨辭以為
申報監司云則監司據前例回送且曰漂流人已上京只齎咨
文而來義州交割勿使上京無妨鄭順朋議遼東咨付交割王
京古無此例今庫鎮性本奸巧謀欲上來誘弄都司使之開此
新例自此以後永為恒規甚可慮也但咨付之言如此勢不能
止試語之曰義州交割非一二遭而今忽變之恐朝廷輕變舊

規為責也今欲強進王京當於謝恩之行稟承朝命定為規式
以此言之而猶不從則恐難拒之也傳曰今此大臣之議並送
于義州牧使處反覆開說如其不從則更為零置可也以此下
書于義州牧使令反覆開諭而江潮等猶不聽又令大臣議之
李芑鄭順朋執其前議以為不可許其上來又令義州牧使嚴
辭却之而江潮等意堅不可回收牧使復以此意馳啓議于大臣
將遣慰接官率來本道監司據牧使牒呈狀啓以為牧使更將
前此不得上京之例反覆開說則潮等曰咨文則可以出給而
遼東大人等必意俺等多得土產而還求請則對之為雞弓箭
白布白紬紫紬硯面筆墨等物備給云命議于大臣大臣等意
以為潮等意欲到京求利而終不許其所求請不可一切拒之
略節磨鍊以給宜當從之○上御夜對

丁亥兩司啓金承寶等推鞫依律申秀涇拿推事不允○領議
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議政鄭順朋令武定寶鑑撰集廳郎
廳俞絳啓曰罪人推辭磨勘事令於忠勳府為之事前已傳教

矣但武定寶鑑自開國至睿宗朝修撰成廟以下迄于當代續武定寶鑑當修撰也請於昌德宮內兵曹設局取考政院日記於實錄廳亦為便當傳曰可

戊子忠勳府堂上李芑等啓曰自前罪人奴婢必先給於本府本府雖似有奴婢然投屬他處而有闕者七十餘名李潤慶既削勳籍功臣奴婢於本府定之何如外方守令等罪人奴婢推刷之時專不用意請令嚴加推刷如或尋常不力者治罪何如
答曰如啓○上御書講○兩司啓曰金承寶李承豪從中黨逆寢閣傳位之命幾危宗社其為兇慘不可忍道久遁天誅假息覆載一國臣民莫不痛憤其時傳位之命在此二豎則寢閣之謀在其掌握豈可謂非自己所為乎請推鞫依律定罪答曰其時雖此二人傳命而中間擅弄乃賊任三父子之所為也以非分明之事推鞫重難故不允兩司再啓金承寶等事不允○兩司啓申秀涇拿推事不允

己丑上御書講○兩司論金承寶等事再啓不允又啓申秀

涇拿推事不允

庚寅兩司論金承寶等事三落不允又啓申秀涇拿推事不允
壬辰傳曰 文昭延息殿別祭時未行之至為未安令禮曹擇
日以啓

癸巳 上召對○兩司論金承寶等推鞫依律事不允○兩司
上劄略曰 仁宗大王當大漸之時獨念宗廟社稷之計親
書顧命俾下于政院所以定國家之本而杜奸人之伺其為萬
世慮大矣中官金承寶李承豪締結賊任寢格不下使 仁宗
經遠之謀反沮於奸賊之手賊任久畜異志潛布腹心承寶等
表裏相孚顯逞奸術至於此極將欲置 宗廟何地歟兇謀所
嚮灼乎難掩 幸此一事得播人聞其他傳會黨惡又不知幾何
耶事跡既著於前情狀又露於後覆載所不容而曲賦息命尚
緩斧鉞之誅請速推鞫定罪以快神人之憤不允○傳于政院
曰兩司劄子有曰事跡既著於前情狀又露於後云自上未詳
知之其問于兩司以啓宋璵等啓曰事跡既著於前云者當

仁宗大漸之時雖逆賊不得離側傳命之事實此二豎所掌而傳位重命竟無置處非此人所為而誰歟情狀又露於後云者即位之初逆賊未定罪前自上親上食于仁宗魂殿之時陳設拜位乃入殿薛里所掌而二豎實當其任當自陳設其時承傳色令陳設而二豎乃曰此事非吾所知汝等自為之可也仁宗平時所覽書冊亂置舊御東宮該掌中官啓請移置二豎聞之大言曰吾等在矣何人擅自移置乎此啓稟所為而二豎之言如此當時恃逆賊之勢而無君上之狀亦已昭著矣此事曾欲並啓而廢閣傳命之罪尤重故姑不啓之矣此人等前後情狀如此請快從公論答曰其時逆賊之勢熾盛故承寶等以無識之人有失誤之事而廢閣顧命非其所為推鞫重難故不允又啓申秀涇拿推事不允○弘文館副提學元繼儉副應教金澍校理成世章尹玉副校理俞絳修撰柳潛副修撰李戡正子安名世等上劄略曰金承寶李承豪以狐鼠之資挾蛇虺之毒當仁宗大漸之時黨結賊任寢格傳位之命宗社之危

僅一髮耳幸賴天命有歸人心所屬雖不得逞其兇謀而原其
情狀禍變之作豈可具道 仁宗手書顧命正所以杜此輩之
窺覬而居中擅弄使 宗社大計樂陷於逆賊之術此豈獨
殿下之罪人實 仁宗之罪人也久稽天誅尚保性命一國臣
民莫不痛憤請快從公論以正王法答曰不允○全羅道秦仁
雷動

甲午 上御朝夕講○全羅道觀察使金光轍拜辭 上引見
教曰今年凶荒百姓饑饉救荒諸事卿其盡心可也光轍曰近
來連歲凶荒民生極困而國儲虛竭賑救實難救荒事自民間
私儲之穀納於官倉從願償價而前者私儲納官救民而不即
給價今者民不肯納勢固然也本道素多饒富之民豈無私儲
之穀乎國家雖有銅鐵綿布積如丘山而不足以活將死之民
請以此從願給價使富民喜於自納何如○傳于政院曰今見
戶曹公事則漕舩致敗人等若故為致敗竟無置處則雖刑推
不足惜若實敗船溺死者多而艱難生活之人今若期於得情

窮推則不無冤閱其議于大臣領府事洪彥弼議漕卒奸濫之人惟務偷食成習已久要防奸濫依戶曹公事似當領議政尹仁鏡議敗舩置處有看證人詳盡推閱啓聞後更議施行何如左議政李苞議申貞准船敗而漕卒無一人死者所敗處各異納招所載亦不見去處非但事涉疑似恐或盜用明白若以為冤閱一切勿徵恐違大典之法但今申貞准等受刑至於三次若更窮推必殞杖下論以疑似何如右議政鄭順朋議見戶曹所啓之辭則裳字舩騎持十八名一無溺死非徒不的指致敗之處所招各異使水邊各官不得拯出情狀奸謫依戶曹所啓窮極推考何如命從領相議○兩司啓金承寶等推鞫依律事三啓不允又啓申秀溼拿推事不允○全羅道高山雷動乙未兩司論金承寶等推鞫依律事再啓不允宋璵又上劄論之亦不允○檢詳閔荃以三公意啓曰近者日氣雖似不至嚴冽自上親祭文昭延恩殿極為未安而百官祭執事又侍衛將士夜露處故在前冬節則不為親祭開春只隔一月行

明春行之何如答曰 文昭延息兩殿別祭迨未行之心常未

安近者日候似和故欲為之若極寒則已不然則當行之○兩

司啓申秀涇拿推事不允○夜天中雷微動

丙申 上御晚朝啓 慈殿垂簾同聽政 上亦坐于簾內左

副承旨周世鵬以清道囚日守李世元推案其父善孫來知其妻追到挽執逼令

脫衣招證隣人故令事發將治父罪罪絞不待時切覆也啓覆訖 慈殿曰此人罪狀何如

李芑曰父雖有惡子為父隱於理順也而此人欲治父罪干名

犯分雖斷之以律不足惜也 慈殿曰依律可也○李芑曰昔

邵康節為一身若大寒大暑則不常出入自 上氣候雖平和

以 祖宗遺體氣血未壯如此極寒不可輕易舉動也今者親

祭 兩殿將以誠奉 祖宗之靈然萬有不幸使 聖體失攝

則 祖宗之靈其得安乎柳辰全尹兩啓曰大臣之啓當矣今

若臨期寒沍不得行之則有違於奉先之道請以明春退行何

如○兩司論金承寶推鞫依律事再啓不允又上劄論之亦不

允又啓申秀涇拿推又不允○忠清道木川陰城雷動江原道

原州雷動

丁酉兩司論金承寶李承豪推鞠依律三啓不允○上御晝講
○兩司又啓申秀涇拿推事不允○日暈兩珥冠重暈

戊戌 上御晝講○兩司論金承寶李承豪推鞠依律事三啓
不允又啓申秀涇拿推事不允○夜乾方坤方巽方如火氣○
忠清道清州文義雷動

己亥 上御朝夕講○兩司論金承寶等推鞠依律一冉啓不允
又啓申秀涇拿推事不允○京畿觀察使金麟孫狀啓曰陽城
縣居李文珺去丙午年其子守永及其妻鶴今一時斷髮黜送
今者還來同居不無父子相殘之變係干綱常不可自本道推
之請差委京官窮極推考以懲大惡傳于政院曰速差京官詳
盡究覈可也○弘文館副提學元繼儉寺上劄論金承寶等事
不允○夜月暈

庚子 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南世健曰臣竊聞頃者自上
引見王子駙馬於思政殿此實厚意美事而但其引見之日不

為南向殿坐乃分東西雖以親親之義為大然尊尊之道益重禮記有合族之禮不可以族戚合上下之位也人君坐必南向者所以答陽之義也况思政殿乃正殿也尤不可分東西為坐也恐有妨於大義○兩司論金承寶等推鞫依律事不允又上劄論之亦不允又啓申秀涇拿推事不允

辛丑 上御朝夕講○兩司論金承寶等推鞫依律事再啓不允又上劄論之亦不允又啓申秀涇拿推事不允

壬寅兩司三啓金承寶等推鞫事不允○上御晝講○兩司啓申秀涇拿推事不允○日暈

癸卯吏曹判書金光準啓曰平安評事鄭宗榮其任只掌書記固無所關在京無正郎可當之人請以宗榮擬差正郎評事則以年少有武才文官差出何如傳曰如啓○兩司論金承寶等推鞫依律事三啓不允○藝文館奉教李文馨待教閔堯孫弘績檢閱李文閔李重慶鄭思亮啓曰當代史記自古未有披覽雖燕春秋官修史入藏之及則例不得出見今者乙巳年八月

九月十月時政記移送撰集廳此古所未有至為未安若一開
端則恐違重史之義而後世無史官盡職之路也况續武定寶
鑑撰集雖非時政記既有承政院日記又有罪人推案當代史
記請還藏于春秋館以重史事傳曰如啓○兩司啓申秀涇拿
推事不允○上御夜對檢討官柳潛李戡曰近者臺諫以金承
寶等事累日論啓者為宗社大計也天聽邈然每以不分
明為教賊任三父子侍側出入此人等皆掌傳命之任必詳知
之俛使不分明之事推之則可知也乙巳續武定寶濫撰集廳
邳廳以堂上意啓曰春秋館時政記前已啓達而移置於寶錄
廳有憑考之事則出來考見臣等非不詳悉計之也頃者藝文
館官真等不問於臣等以當代時政記不可輕易出見之意經
自啓達即還藏春秋館其於事體至為顛倒請並推考時政記
亦還移參考傳曰如啓

史臣曰臣謹按乙巳之事既詳錄於政院日記則何必考時
政記乎當代之史決不可出見而必欲考之者奸兇李苞等

欲見史官所書以起史禍也其為計慘矣史局之負堅執而蒙允猶為史官之有人也至於請推而遂出則甚矣

○兩司啓金承寶等推鞫依律事答曰如啓承寶等三省交坐推鞫而承寶終弗服傳曰觀其所供則寢格顧命之事不可的指為承寶所為而取服似不當議于委官委官李芑啓曰今承傳教且見承寶之指似不可定指為承寶所為但臣等既以輪次推鞫臣不可獨斷姑為加刑廣收廷議處之何如傳曰過臘享大祭後廣收廷議而其間姑停加刑未過臘享承寶已死傳曰不須議之承豪還設配所事令禁府問于委官以啓憲府啓曰廢格顧命之罪則承豪與承寶似為有間而恃逆賊之勢凌蔑君上悖慢無忌之罪則與承寶無異矣不明正罪名還設配所至為未便請改捧傳旨從之

史臣曰事狀不著而仁廟密侍之人杖斃於獄中恐無以

慰仁廟在天之靈也

○兩司啓申秀涇拿推事不見

丙午 上接見日本國大內殿義隆使送僧稽圍西堂等于勤政殿頒賜有差

丁未 上御書講○憲府啓曰金承實等推考傳旨內臣等所

啓恃逆賊之勢凌蔑君上悖慢無忌之事非止一二之語亦所當錄請添入且此獄事關係 宗社不可只令禁府推之請命

三省同鞫王獄罪人押去程途自有日限李承豪等竄外之命本月初一日乃下而計其日數則幾至配所拿來郎廳朝發暮還其淹留都下可知禁府常時不為嚴禁以致下人緩慢成習使罪人任意行止至為駭愕禁府官吏請並推前司謁李壽千交結賊任當國家危疑之際臺諫所啓及一應關重公事先自私通以助逆謀罪關國家故府已捉囚請移禁府推考答曰皆如啓壽千三省交坐推鞫竟不服受刑四次而死○江原道通川郡癘疫熾發人民多死本道監司馳啓傳曰救療之藥其速下送○日重暈兩弭戴

十二月戊申朔全羅道寶城忠清道定山扶餘燕岐雷動

巳酉辰時日無光圓形如日之狀出於日之上下在上者接日在下者去日三四寸許又有赤氣出日上其長半布長傳于政院曰外方冬雷地震相繼馳啓近又日暈重暈兩弭戴連續示變至為未安而今觀觀象監圖形日變此實非常之變惶懼于心不知所措政院其知予意且圓形如日之狀者與大陽同色與否更問于觀象監官貞以啓有所言之事即牌招三公政院啓曰更問于觀象監則曰大陽之色則白日之上下圓如日形者其色微紅日上半布長者亦赤氣所射云傳曰知道○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苞右議政鄭順朋承命詣賓廳傳曰去月二十日間似無災變而其後外方冬雷地震相繼馳啓以此恒懷未安之心今者日變又如是是誠古今非常之變以何事而致此變乎天意必有所在罔知攸措前者以災變下求言之教以予不德故無一人言者消災之道何從而得聞乎今欲避殿減膳少答天譴何如且令觀象監官貞博考古文啓之仁鏡等啓曰小臣等雖不親見日變觀象監官貞來言之始得聞之至

為駭愕今方博考古書矣但日之上下有圓形如日狀之變則無相考之處且日無光之變則古書有之曰日者大陽之精人君之象人君有瑕必露其慝故日月行有道之國則光明人君昌吉百姓安寧大抵天心仁愛人君示變譴告故王者修德以應之自上慮有失德而惕念至此是國家之福也然益慎厥德可也今者人心不善紀綱解弛方今所務修舉政令立朝廷紀綱使上下之分井井不紊此亦修德之事也至於減膳撤樂等事特末也李芑又啓曰小臣之意以為在下之人四時節日必為親獻壽用樂而自上每以災變無用樂之時今又欲撤至為未安應災之道無他但當修德而已不須避殿撤樂也立紀綱使無上下紊亂之弊乃為弭災之大道若求言之事則下教求之其言可用則用之如其不可用不用可也答曰今此日變前古未見極為惶懼人君失德天必示變以警之也大臣在位知而不言可乎予之失德悉言無隱慈殿每教以今年凶荒千古所無百姓飢餓皆將轉死動樂之事心實未安况值災變何

忍為之進豐呈則決不可為也且以減膳撤樂為末節而不為則以何事而恐懼修省乎仁鏡等啓曰臣等忝冒在位自若若有失德則何敢不啓乎即位之後未有一事之失固無啓達之言矣且天意未可知今之日變雖不知某事之失有以召之然修德其本也古之帝王遇災而反躬修省以致消災如成陽責六事是也有災變之時則減膳撤樂可也無災變之時則不可也至於進豐呈則實為慈殿而設雖值災變之時亦無妨也

也 慈殿傳曰今歲凶荒前古所無又遇非常之變固知所措今欲避殿減膳撤樂者庶幾少谷天譴耳予以薄德輔導 主上有所未至致此災變豈可安意而動樂乎

庚戌 大王大妃御思政殿垂簾 上亦銜于簾外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苞右議政鄭順朋判中樞府事許磁左贊成閔齊仁右贊成黃憲左叅贊沈連源右叅贊任權工曹判書尹思翼刑曹判書鄭士龍戶曹判書鄭世虎吏曹判書金光準大司

憲宋璠大司諫柳辰全副提學元繼儉入伏于東西

慈殿教

曰今歲凶荒太甚憂慮罔極日變又如人事失於下則天變應於上予以薄德輔導少主必多謬誤故天變至此古史有三日並見五日同出而未聞如日之狀者相接于正陽其為變甚矣昔者嚴子陵加足於帝腹一刻之間天即示異當今之變必有其由矣欲聞朝廷衆論悉言無隱尹仁鏡曰今此日變憑考天文誌則無相同之事不可識其徵應矣但其誌曰日者衆陽之精人君之象人君有瑕則必露其隱以告示焉大抵天心仁愛人君譴告其所失而人君能恐懼修省則轉災為祥矣

上即位之後少無所失之事若有所失則臣等在大臣之列所當啓之奚待 上問自 上亦同聽政尤無失德也誌又曰日月行有道之國則光明日月光明則人君昌吉百姓安寧今之日變至於如此者乃陰氣盛而侵陽之徵也凡陰氣盛者古之論者或以為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之徵或以為用兵之象小臣生歲己巳見時世亦熟古事漸變人心不善風俗不義至

於君臣上下之分皆不知之儒生之議論亦或有行於朝廷之上誠非細故也人君總攬權綱則政令之間何有弊事乎自上收攬權綱於上使朝廷上下之分井井堂堂毋使下移則其餘小弊不足慮也侵陽之變亦無其應矣 慈殿荅曰總攬權綱之言誠是也今之災變如此其慘酷天意豈無所由而然乎前下求言之教朝廷上下無有言其所懷而上達者自上但自恐懼修省而已李芑曰人君為國莫大於立紀綱立紀綱之要非以刑罰威之也但能使上下之分井井堂堂則自三公六卿下至大夫士不越其位而各盡其職矣今者上下之分顛倒六卿為三公之事士大夫為六卿之事越次而上侵何能各盡其職乎此弊自廢朝有之 中宗慈仁愛人從諫如流用人得道然而在下之人不能善導故終使朝廷三變焉士大夫及儒生至如弘文館臺諫侍從之輩無學問之力以變化其質自以意氣為賢故非徒不能為國事終使其身亦未保全而見敗其初才質則可嘉而其終所為如此實可惜也近來朝廷之事日非政

在於大夫其未必為陪臣執國命矣其弊不過在大夫士之列者各自立國法而自毀之也向者趙光祖為政臣請光祖曰汝若為如此雖為政丞必不能行其道也為國家事者安有如此而能成治化乎且在今時六曹公事及臺諫所啓自上多有不從如臣愚劣在三公之位故國事若是也 成宗朝弘文館駁擊臺諫 成宗微有怒色曰汝等欲干預政事乎夫弘文館乃論思之地其任則文翰而有時訪問矣自 中宗朝進退人物之權專在弘文館年少之人固不如老成之諳練矣孔子曰四十而不惑雖如顏閔之才必至老成而後道成也且仁鏡所啓總攬權綱之言誠是也總攬紀綱則上以使下下以承上政令可行也少者酒禁之令已下而士大夫宴飲動樂無異豐時是不畏國法而恣行也紀綱何由而立乎郎廳不行堂上之言至如舍人檢詳乃政丞之郎廳也政丞之言時不舉行以此見之可知無紀綱也少能修舉紀綱則何以如此緩慢乎 慈殿答曰所啓之言至當上下各盡其道則安有事之不行乎今者

百姓飢饉思欲俾蒙一分之惠而司憲府方禁持瓶酒當此之時恣行宴樂者是必年少之人不畏國法而然也鄭順朋曰至上以幼冲即位四方之人佇見其治化豈頃刻而忘乎別無失德之事而災變如此是無他朝廷事體顛倒故也大抵權綱當在於君上而不可下移今之權綱似奪於下如是而望其化之成亦難矣 成宗朝紀綱立於上故名分井井下人畏上之人六曹畏政府小各司畏六曹是以朝廷無事今則不然事多顛倒而宰相不得為宰相之事下人皆越次論事治化何自而成乎李苞曰古語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今時則人人皆為三公矣臣聞政在臺閣則亂今時之政儒生皆欲謀之其於事理何如乎 慈殿答曰國綱不張故上下之分紊矣每欲矯之而未得其要也許磁曰三公所啓總攬權綱之言至當苟能總攬權綱則陰慝消而陽淑長矣陰慝消而陽淑長期朝廷之上名分井井堂堂矣今歲凶荒前古所無自上憂念賑恤之事下教惻怛故法司啓請行禁酒之令毋得宴樂遊行百僚師師交

相畏戰可也專不畏法少無所忌宴飲遊樂無異豐年法司雖
出禁亂之吏如侍從臺諫會宴之處則不敢入是則毀國家之
法者皆自侍從而盡毀之也且自丁酉年貪風大振雖有法典
不以介意士大夫之間求斂無已國亦不之禁國法不重故賊
吏之法亦不嚴或欲謀免而設明若此則法有土崩之勢竟無
奉行之人矣 慈殿答曰酒禁禁亂之吏無勢者則捉課有名朝
士會處則不得窺見此皆侍從臺諫不從人君之令而然也朝
廷賦吏之法不嚴故百姓不支而漸至流離矣何以為國閔齊
仁曰近來奢侈成風賤孽及市隸皆以錦綉珠玉累身士大夫
之家婚姻之時亦極侈靡非錦繡珠玉則不為雖託貿易求索
無厭故守令不獲已應答備送是乃剝割于民也且紀綱不立
故人心不和自致災變若政令間過誤之事則自 上深察而
修舉庶紀綱自立矣修德之要莫若以仁德為本黃憲曰百官懶
慢無如此時而况上下相混賤妨貴下陵上皆由於等威不明
也其漸至於弑父與君是實可懼 中示慈仁愛士從諫如流

誠賢聖之主也。但不明於好惡是非，故朝廷累變必好惡是非。明於上，然後朝廷上下同寅，協恭情意相孚。今者在朝之臣不知上之好惡是非，故傍觀而不為國事也。至如尹任所為人孰不知其所以不言者，歷見中宗朝四十年翻覆之事故，或懷憂懼保身之計也。誠由是非好惡不明，今日為是，明日為非，今日以為君子，明日以為小人之故也。可謂中宗之培養得其道乎。慈殿荅曰：尹任幾危。宗社之時在朝列者，所當憤激除亂而皆懷疑畏，是豈美事乎。今欲培養士氣者，使節義之臣不顧其身，盡心國事也。沈連源曰：今者公道不行，私事實多。至於進退人物之際，豈能光明正大乎。致如此之變，無恠矣。使公道昭明，發號施令一出於光明正大，則紀綱自立，上下各盡其道。陰邪之氣自爾消滅矣。任權曰：今人心不順，年運不豐，凡事大不如古。感召災變，豈無其由。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上盡其道而卿相以下皆得君子而用之，則其人必盡心竭力布昭公道，紀綱自立矣。若有一毫私念，則雖欲使人奉行

必不可得矣法令又非制下之道也頃者慮下人之緩慢頻數
摘奸臣意以為恐妨大體也大公至正之道自上而下則紀綱
立而萬事舉矣 慈殿答曰政令雖下而京外懶慢成風專不
奉法故不得已行摘奸矣權曰摠攬權綱之事以仁厚之德為
基業然後國脉可以延長矣尹思翼曰今日變雖未可知其某
事之應但朝廷之上自三公六卿至百執事各有所職而近來
有陵上之風紀綱掃地奢侈成風百姓艱難流亡為盜豈不寒
心哉鄭士龍曰今者紀綱解弛朝廷之事廢墜者多自 上若
欲振起須先立其紀綱也然其要不必別立他法也政府統六
曹六曹摠小各司則自然有體統而事易治矣金光準曰頃者
人心多誤而稍定外間豈無反側之人乎若有之則耳目之官
及大臣自然啓之矣須加詳察焉自 上於政事之間少無過
舉雖古之聖王何以加此但外方守令不能擇差故率皆貪婪
以侵漁為事書曰百姓困窮天祿永終伏願省察焉且朝廷乏
人莫甚於此時邊將有闕亦無可疑故以訓練院郭憲府官負

欲注擬則或被論或老耗如破東而補西武班之人須及膂力
方強之時用之故不計資格日月久近乃可以得人矣古者京
官重而外任輕故文官不欲為外任矣今則文官求外任者躬
請於門庭或捧簡而來請庶恥之道掃地盡矣至為寒心盡心
於國事者惟南行之官而已宋璠曰今者紀綱不立上下紊序
若至公無私如天之無私覆地之無私載日月之無私照則上行下
效朝廷正四方正萬民正何患乎紀綱之不立哉近間耳目之
官所啟如貴近宦寺之事則自 上留難而雖得蒙允不能無
勉強從之恐有一毫不公之私意也柳辰全曰日變如是固當
察之於朝廷之上而兵象亦不可不慮也古人曰有備無患須
於此時備盡兵禦可也兵使水使之軍官先知武才之實然後
帶率甚當而近來以簡札充之故其所率皆迷劣無勇之徒徒
知侵漁軍卒而有何裨益於國家哉元繼儉曰天之示變非以
有失政然後示變也周末幾亡而天不示變豈其無失政而然
乎天欲棄之故不示之變也 成宗即位初年連有災變恐懼

修省故變不為災終致六平以此觀之今此日變雖未知其所
由但自上益加修省可也今世盡心於國事者人皆不取反
致笑侮是豈細故哉自 上信三公則三公當次次檢下矣一
日萬機委任三公是其大本不必為此煩瑣之事也○以崔演
為漢城府判尹陳復昌為弘文館直提學閔箕為軍器寺正尹
仁恕為弘文館典翰鄭惟吉為司僕寺副正尹奎為軍資監副
正閔奎為議政府舍人洪曇為弘文館應教李元祿為吏曹正
郎鄭宗榮為戶曹正郎俞絳為弘文館副校理沈守慶為戶曹佐
郎柳堪為弘文館副修撰○日重暈兩珥戴
壬子禮曹啓曰文武官從一品者例皆禮葬而宋欽則退老鄉村
雖除從一品不曾一日行公禮葬之事何以為之傳曰宋欽退老鄉
村與立朝從一品官有異減半磨鍊可也

癸丑政院啓曰前者隆冬盛暑則例停經筵而今值災變避正
殿御簷下而日候極寒至為未安今日晝講何以為之傳曰日
候不甚寒故欲為晝講然午初召對可也○上召對

甲寅禮曹啓曰率判中樞宋欽退老鄉村未為行公故禮葬事
前已取稟以半減磨鍊事教之矣考諸橫看則從一品禮葬乃三
等禮葬也凡物略小但造墓軍則一百八十名也宋欽已經判
書而判書造墓軍亦一百五十名若半減則從一品反不如判
書且宋欽老成人也依從一品禮葬何如傳曰如啓○上召對○
日暈兩珥夜月暈

乙卯日暈

丙辰 上召對○上御夜對

丁巳黃海道豐川松禾雷動

戊午 上親傳 宗廟社稷香祝○日暈兩珥夜月暈

己未大司諫柳辰全等上疏以一綱四條陳之其略曰其一曰開
言路古之忠直之士炳於幾先防患於未然而人主執已不信終
至於喪敗者皆不能虛受之患也近來公論所發雖有關重若
涉於戚里則便牽私情一切牢拒豈非為新政之大累乎其二
曰立紀綱蓋朝廷之紀綱無以自立必賴君以為綱苟能公平

正大紀綱乎四方則百辟知士澡雪一心夙夜匪懈庶政舉而
生民安矣大抵紀綱之不立由於私情之害公也人心難公而
易私始雖欲公終陷於私若曰一事之微雖不合於公何害於
治有所放過則從微至著積小成大士而私其身大夫而私其
家私意勝而公道滅其於立紀綱不亦難乎其三日慎好惡今
我 殿下新御萬樂如日之初昇人皆仰之一好一惡萬民休
戚不以一己之好作好而以一國之好好之不以一己之惡作
惡而以一國之惡惡之雖在踈遠而可好則好之無一毫之偏
合天理之公則無有私意而賞不僭無有私憎而罰必當人心
服而知所尚矣其四曰抑奢侈今我 殿下躬修恭儉節用省
費而士大夫之家不知道揆侈靡成習服美于人爭尚夸耀食
前方丈窮奢無厭第宅宏侈器玩奇巧市價之翔貴百物之彫
殘實由於此 殿下益崇儉約之德以身先之則可以革奢歸
朴而為永久之圖矣○日暈

辛酉

上御書講

○右議政鄭順朋啓曰臣冒忝重地已閱三

載臣稟質素羸少多疾病老而漸重自乙巳年大病之後元氣日
耗百疾齊攻形骸雖存精神已離政府非養病之地三公非伴
食之任伏望察臣衰病解臣職務則自今至死之年皆 聖上
之賜也且實錄總裁之任至重且大實非愚臣所任况 中宗
朝事自己卯年以後議論紛亂是非不定臣於是侍重被罪譴
將至二十年之久而始復立朝至今其論不止臣以總裁之官
首坐局中非特臣心未安物論亦以為不公自古總裁官難以
一人終其事也請命適荅曰今者國事雖定予以幼冲凡厥
庶務未能獨理專委元勳大臣更加勉力以補不逮安心調保
其勿辭已卯年以後詳議論不一而局中有他堂上不須引嫌
並勿辭順朋再辭荅曰三公去就非輕宜勿辭總裁官則其如
啓○夜月暈

癸亥慶尚道都事金守雍拜辭傳于政院曰本道凶荒太甚救
荒之策與監司同議盡心措置事教送可也○大提學申光漢
啓曰小臣為實錄廳堂上實錄修撰今至於己卯年臣以己卯

時事被罪於辛巳年今者同修其時之事至為未安且臣與右相劉順朋同時被譴右相今已辭逝臣獨不逝尤為未安且小臣年已衰老掩卷輒忘事大文書雖欲盡力而勢難堪任每為辭免以迄未蒙允今又瀆啓至為惶恐請以可堪之人代之何如傳曰摠裁官廳中長官故以為未安而辭避矣都廳堂上與摠裁官有異不須引嫌大提學之任朝廷豈不計文翰之才而除之乎雖其年老豈不能堪任乎勿辭光漢再辭傳曰實錄廢則右相亦已逝故逝之大提學不須強辭○日暈兩珥夜月暈甲子 上御書講○憲府啓曰賑恤廳事目內各官私儲穀及京從仕人負農所穀許令納官從願給價者欲以其境內所有穀納之以活飢民也京中牟利之徒欲受重價外方舩運穀物要於中路遮截販買使不得入京且京中穀物亦多買取假托從仕人負家奴冒受戶曹公文舩輪陸運納于各官又多載物貨分往各道眩誘愚民買取升斗稱為私儲以逞取利之謀都下穀貴一升之直已至三匹外方穀物亦匱竭若至開春市無

粒米人將抱布待死誠非細故京居納穀人則府方推之矣外
方各官元居人外京商持公文下去者令各道監司無遺捕捉
推考治罪其所收合穀物請並沒官已納穀物亦勿給價戶曹
官吏非不知事日本意而乃給公文致有此弊至為非矣請並
推考答曰京商人納穀者治罪事啓意當矣當初立法之時只
設納穀之法不立防弊之策故乘時射利者如此今若納官之
穀一皆不給其價從而罪之則是亦天民不無冤悶當議于大
臣而處之戶曹官吏事如啓大臣等議以為當初不立防弊之
之策今不可別立法而罪之京商已納之穀還給其人至當從
之○日暈兩珥

乙丑 上御晝講○大司憲宋璠大司諫柳辰全執義李無疆
司諫李英賢掌令禹錡持平南宮忱獻納朴永俊正言趙邦宗
啓曰尹元老本以傾邪毒害之人妄恃肺腑之親當初推筭
仁宗詛呪 慈殿罪大惡極當置重典只命安置 聖息已重
而尚不懲艾益肆怨對常曰我之見黜實由羣兇白擬周公之

居東至毅於詩語且以在朝之人比諸管蔡歷數古之臨朝母

后歷年曰此皆不能長久我之還朝亦豈遠乎只用丁酉乙巳

之人亦足以作一朝廷也公然唱說無所畏忌其兇逆不道之

罪前後貫盈變亂朝廷之計益為慘酷不可一日容於覆載之

間請依律定罪答曰元老本以輕妄之人言語間雖有不謹熟

諸遐裔終身安置則有何患乎不允元老既以未參於功為憤且怒元衡之斥已甚等聞

急完議事即發言曰尹元老事公論之激非一二日而臺諫皆無

一言安用此等事乎當先擊駁之坐中皆不答應教洪彞曰臺諫

當復昌之字曰自古專主時事門庭熟者不久而敗君胡如是耶

復昌大怒起而先出竟以眾議為定走時憲長乃宋礪也言

復昌之事以此街之謀欲傾陷乃敢籍此欺眾習日館中擬上劄皆

早會復昌與副提學元繼徐同赴元虎變家飲酒抵臺繼徐

醉先入復昌醉目直視跟溺繼至箕踞于洪彞坐前以袖掩

之膝曰爾以我為如許沆字何以云費同倚苟同乎遂掩面

泣滿座方愕然起立遂付諸酉失上劄而罷恣肆無忌憚至

於此而莫有言者邪 ○憲府啓曰京商納穀人等乘時牟利冒濫
之弊及於貧民未至開春已不聊生此而不懲漸難禁斷雖不
沒官其罪則不可不懲請令各道一一捕捉推考治罪答曰初

不立法今若罪之則是亦天民不無冤悶故已與大臣議定不須治罪○夜天中有聲如雷月暈京畿廣州揚根雷動

丙寅兩司請尹元老依律定罪再啓不允○傳于政院曰黃州牧使本以堂上差之今者吳滄降資則不得已適之大臣以為重難矣然於法當為降資而若仍任則用法似為苟且况以黃州之事後必援例乎未知其何如也若不降資而只杖六十則殊無懲戒之意其不為降資而抑別有懲戒之道乎其問于大臣以啓尹仁鏡等議啓曰降資本意以其輕於罷職也今者黃州牧使吳滄降資則不得仍任是與罷職同有違於立法本意判官降資仍任牧使則降資身適事體亦為有妨且有貢物之不納非吳滄等內之事自乙巳年未納吳滄今年五月赴任九月已納故前官解由亦已出之又事在宥旨前故臣等以降資未便之意言之而刑曹必不分明啓達此非大典之法乃後續錄所載其未盡條件今方斤正矣降資之外別有懲戒之事在下難便傳曰黃州牧使只贖可也○上御夕講○弘文館副提學

元繼儉直提學陳復昌典翰尹仁恕應教洪曇副應教金澍校
理成世章尹玉副校理宋贊俞絳修撰柳潛韓智源副修撰柳
堪正字安名世上劄曰元老罪惡前後貫盈人臣聽此怨上之
言豈可一日共戴一天乎公論之發只為怨言之騰播初固不
在於慮後患也元老之罪在大義決不可容貸而萬世之疑實
為可懼故不暇慮 慈殿之難處 聖情之不忍而敢請者也
其罪之貫盈自 上豈能盡知乎其心之慘自著於其言之發
其在 中廟朝倡說欲廢東宮之言使賊任籍為口實以貽人
疑 仁廟嗣位推筭 聖壽至於 殿下即祚之初怨其不
待錄勲而向 慈殿怨對曰今人之得勲是我使任搆逆亂
之所致我獨不錄他人得錄可乎仍歷詆大臣曰某也年老將
垂死某也尋常氣絕獨一林百齡百齡妄恃 慈殿排斥至親
如我者 慈殿處極尊之位自丁丑至今三十年凡士大夫受
祿享福三十年尚云鮮矣况極尊之位乎以吾意計之當不久
若然 主上其不聽吾言乎丁酉乙巳之人雖曰有罪皆年少豈

可永棄乎以此兩年之人作一朝廷制一百齡如拉朽云此言
一發非徒人持兩端其怨懟君上之罪有所不赦而薄竄于外
聖恩罔極省愆責躬之宜不暇而乃敢恃不誅之恩縱恣無
忌長卧官府其作詩則以周公居東自比是以朝廷為管蔡也
又謝奉命宰相之私賂曰他日入朝當厚報令德至留僧人而
語之曰吾於某月當還定以汝為報息寺住持又歷指士林而
含毒不已此言傳播已久而置之不論者實難於 慈殿之傷
心而近來又怨 慈殿多發不可道之言是自絕於 慈殿也
殿下其可拘於不忍而不誅怨懟之大罪乎吮也 先王之遺
體一騰兇口猶舉王法况為區區之一元老不舉王法乎自
上每諉以輕妄不之罪夫言語乃心之發也既有無上之心故
每發犯上之言近來災變疊見層出安知如此人怨懟無上之
氣所感乎伏願 殿下上以開慰 慈殿之情毋至於傷下以
勉從朝廷之論以釋後疑答曰元老以一妄昧之人置諸極邊使
之終身矣不關於有無至親之間置之重典所不忍為故不允

○日暈兩珥

丁卯兩司請尹元老依律定罪三啓不允○左議政李芑啓曰
揔裁官右相鄭順朋辭適小臣以次為之右相非以病適之乃以已
卯時事引嫌而適臣則非但已卯時事而已趙光祖雖年少臣
不相善之分故常言其過失以此為所忤長為外官同生與一
身無異而以臣之弟荇為誤國小人不任在外門禍甚於右相
且金安老常欲殺臣而特蒙 上恩獲免曹繼商亦小臣同生
妹夫而為安老所忤被罪竄外 仁宗朝以小臣為無狀小人
屢被論駁臣之得參撰修未安揔裁官之任尤為難焉如以為不
必避嫌則右相還為可也臣不必為之答曰右相以已卯年趙
光祖時事引嫌而適之一時之人誰不被駁乎已定之事不須
辭之

戊辰兩司請尹元老依律定罪三啓不允○弘文館副提學元
繼倫等上劄論尹元老罪惡請快正王法不允○以慶渾為承
文院判校李滉為儀賓府經歷成世章為議政府檢詳鄭宗榮

為司諫院獻納宋贊柳潛為弘文館校理朴永俊為吏曹佐郎
李壽鐵為戶曹佐郎柳堪為弘文館修撰沈守慶為副修撰
已巳兩司請尹元老依律定罪三啓不允

庚午夜月暈

辛未兩司請尹元老依律定罪三啓不允○弘文館副提學元
繼儉等上劄論尹元老罪惡請快正王法不允

壬申掌令尹兩持平南宮忱啓曰昨日弘文館上劄云當初居
耳目之官者苟循至親之私懇不顧萬世之大義遽爾停啓使
元老假息於覆載之間以致公論久而愈憤言者之責果如是
乎臣等其時為持平不能盡其言責苟循上意不顧大義只
命安置遽即停論今又冒忝重地顯被重駁不可在職請遞臣
等之職答曰已往之事不須辭避南宮忱等再辭不允○兩司
請尹元老依律定罪四啓不允

癸酉兩司請尹元老依律定罪答曰元老愚妄且至親之人不
忍以妄殺之事置之大罪也然臺諫將朝廷公論累日伏閭論

執不可不聽其賜死

史臣曰元老本毒害之人妄恃肺腑之親推筭仁朝詛咒
慈殿罪固不赦然終置重典實其弟元衡所構害也時人
喜元老之死而憤元衡之殺兄

○傳于政院曰元老所任在官棺槨備給所經各官喪柩護送事
下書可也○摠裁官李芑啓曰大提學申光漢以己卯時事引
嫌帝都廳堂上自古實錄修撰時大提學無不參之時且都廳非
如摠裁官之比堂上非一故若有避嫌之事則相為避之而已
申光漢若至己卯年則可以避之請仍任勿違何如傳曰如啓
○舍人李鐸以三公意啓曰正朝非如常時自上有慈殿
愛日之情上下豈異雖不得為進豐呈以小例為之何如答曰其在
平時猶不得請况今慈殿懷未安之心以元老故也尤不可得請矣
甲戌禮曹啓曰前者皇后崩則本國例為陳慰進香今皇
后崩陳慰進香使書狀官差出以送何如傳曰如啓○憲府啓
曰尹元老得罪宗社既命賜死而旋以備給初喪之具一路

護送之事下諭于觀察使而顯示私恩此雖自上不忍至親之羨意加恩於兇逆不道之人奈國家事體何物情未便請還收成命荅曰元老事雖以大義從朝廷公論至親之人豈可不顧念不允

乙亥憲府啓尹元老喪具備給一路護送事請還收成命不允丙子憲府啓尹元老喪具備給一路護送事請還收成命不允○大提學申光漢啓曰小臣為實錄廳都廳前者業已引嫌而適揔裁官李芭請仍任故又命仍任實錄修撰大提學無不參時故雖有嫌疑使之仍任矣雖曰都廳非如揔裁官之比例有所避則當避之然堂上各有職事不得齊會臣或獨進與郎廳修撰史局至重小有嫌疑則不可傳信必有萬世之議固不可終也右相鄭順朋曾以此適之臣尤不可參也且臣精神昏耗大提學之任決不能堪前此亦以欲適之意啓請者屢矣以大提學之故仍任實錄廳請適大提學傳曰揔裁官豈不計事體而啓請仍任乎右相則以其揔裁之為難故適之耳一時之人

誰非被論者乎大提學之任不可以此輕為進退其勿辭光漢
再啓曰小臣進退實難凡被論一時之事也已卯之人多有誤
事臣亦以已卯時事追論至於奪爵已卯年事或是或非是非
不定到今尚然已卯時事是非之處實皆有嫌修撰之時人若
以為嫌焉則必不能傳信於萬世大提學一時之任史局萬世
之事請問于大臣而處之傳曰大臣處非不欲議之凡一時趨
向豈無輕重雖以已卯年事言之亦必有輕重矣揔裁官豈偶
然計而啓之乎就仕而如有苟且之議則善處未晚其勿辭
丁丑檢詳成世章以三公意啓曰謝恩使上使金光軫副使金
景錫裝程未久又將有陳慰進香使之行西方一路各驛彫弊
殆不可支請以金光軫兼為謝恩使金景錫為進香使又以文
官一員差陳慰使與謝恩使同行書狀官亦以崔嶠兼行且陳
慰使南宮淑有病不得行請以他員改差答曰依所啓為之南
宮淑亦適之○憲府啓尹元老喪具備給一路護送之請還收成
命不見○忠清道德山居校生金應臣自髻鬢時孝友天至甲

辰春癘疫大熾應臣母子先染其病應臣力病侍側藥餌諸方無不備至及母死號慟擗踊哀毀過禮移殯于山遂伏其側朝夕祭奠躬自執爨常患汲道頗遠艱於往來一日夢有白頭翁指廬側曰掘彼數尺有泉當湧翌日告于隣人則衆皆驚異即掘其處泉水忽湧滿井至六祥後乃涸其父遘疾危篤應臣晝夜不離側焚香告天願以身代俄而父疾遂瘳人以為誠孝所感全羅道高山居幼學金潤屋妻鞠氏自少性行貞靜異於凡女年至十五成伉儷之禮嘗與夫誓約曰君若不幸先死則何忍獨生於世吾亦死而相從嫁之第四年潤屋適得病累月不愈遂成沈疴而死鞠氏晝夜抱持號哭不止聞者莫不流涕自夫之死後一不啜粥或絕或蘇父母猶恐自死使婢日夜守視殯夫之翌日乘隙入房中自縊而死其父母從女之願同葬一穴皆命旌門復戶

(B)
732.55
4724
[v.13]
no.5
0194260

昭和六年三月十七日印刷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3]

no.5